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伯集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宗伯集卷六

明 孫繼皋 撰

尺牘

答陶太史石簣

曩不肖再誦公所為制義而卜公之必取大物也出而對士人言之入而對妻孥言之捷馳之日友朋譁於外家人譁於內以謂何物眸子乃能物色大魁於衆人中也

然不肖實不呂公得大魁為公快而呂國家真得一良士為吾道快耳初第良苦資斧何便損幣貺相訊下拜竊有慙感公溫溫藹藹金錫圭璧一身而有不肖所望公大且遠不獨用文翰揚聲詞林而已願言垂意使者齋書至自言附驛馬而南不能停寸晷遂急占數行以謝貴同年公貺於不肖無當也乃亦不得不拜顧不能遽寓書第各用帖子報聞以須鄉人有北者以時將寄也公為道聲厚幸倉卒不次



答劉侍御在田

不肖守在服舍一日見朝報於是知公有淮陽之命矣則嘆江以北閭左閭右元元之衆何幸親公繡斧也江以南獨何不幸而不獲借公豈非公去崑不數載束於憲令歟蓋頃者宇內大旱旱連數千里而廣而江以南較尤烈貧者委溝壑富者傾倉庾放賑得不償費緩征停不敵急簷蔀不炊萑苻多警此父老耳目之所不前有而國家腹心之憂也聞之江以北亦不減公仁心為質

又宰灾邑久嫻於拊循百方熟計以活凋瘵億萬之命  
故知饒為之然而公一身耳孰與守親又孰與令親傳  
檄下教約束督誡必令郡縣長吏毋為名存務以實應  
其有用刀筆筐篋為政而澤不宣究者亟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芻蕘以獻當今政要意其在此不然公雖日夜  
焦心蒿目於上無益此子遺也公下車甫一月席未暖  
而垂心幽憂寂寞之夫損函貺來訊甚盛下拜榮感所  
不敢報一縑溷清嚴者惟公澄察因風寓謝積愆難吐

祇有遯慕巡行多苦勉矣加飡

答李撫院養愚

江南十郡如天之福獲借老公祖斧鉞作鎮以鎮撫此  
百萬元元之衆報到之日薦紳相慶於家士慶於校商  
賈慶於市農慶於野以為子遺何幸廟堂有此舉動閭  
閻有此覆載也語不云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則老公  
祖所自結於民深矣不肖編氓中一夫耳感特達之深  
知蒙過誤之殊寵頂戴踴躍倍萬恒情而自呂姓名不

詳未敢上千記曹以張一時之盛乃老公祖特垂顧復  
遠賜函書溫言獎詞優隆過當不肖循髮內省實無繇  
樹尺寸以報知己異日含媿而已今紛然議圖運者非  
真圖運也收自里長而解亦自里長則曰圖收圖運收  
自里長而解自糧長則曰圖收糧運圖收圖運國初都  
金陵或可行今非其時矣圖收糧運亦必先審圖而後  
可而審圖亦自有許多未可卒議者日者竊見始議呈  
詞云無論里長甲首每圖審編糧長五人是固糧收非

圖收也而又不言以何人主解意者當更僉大室為運戶耳則今之所謂變法者不過變區而圖變少而多變之善處在以衆力舉衆輕而其不善處乃在家至戶到騷動一縣而不得休息也譬之羣飲嚮者客能大飲輒飲以一石或二石三石今第閔其獨醉雖不勝杯勺者亦舉斗而進之彼業不任有掉頭而去耳則大飲者仍亦徑醉矣而實能一二石者即益以斗不見苛不能斗者即滴瀝亦且見虐此今日變法之喻也而況一圖之

內未必實有五人將議朋役是五人多矣而又多於五  
人之外多多益不善將議連役是本以恤富而又終於  
困富也令益不善蓋今者法未行而敝邑中人家已  
生心流徙矣何也中人家有田數十畝屋一區每年  
輸納本戶錢穀之外士安於讀商賈安於興販農安於  
耕煦然溫飽也忽而受此役下無幹僕事必躬親手無  
見錢用必稱貸本無積勢徒隸易以魚肉本無積資畜  
產易以喪亡念之寒心不徙何待則老公祖所極慮者

在白糧之難派漕糧之不時而不肖所揣摩正恐邑里  
自茲多故官府自此多事也然而府檄初下時稱便者  
實繁有徒良由議法編役適與時會困役之家只欲解  
使去已隨聲附和詭曰良法而奸民之豪於圖如家嘗  
富而今貧或家本貧而素橫者皆欲乘此機緣挺身承  
認以為咀嚼鄉民之計大者乾沒錢糧次亦厭飽酒食  
此兩等人合詞稱便上官聽之似乎公論有如驟而詰  
之始議呈詞云何圖收圖運乎圖收糧運乎利病究竟

若何且咋舌而退矣乃今則亦絕無有稱便者亦可已  
見變法之利少而害多而人情土俗有終不可強也蓋  
老公祖之言曰救糧長之苦而不失祖宗之意者當自  
有在故有有司以院府督促遽而索完數遂怠不徵則  
頑者望風遁矣於是有賠償之苦有司以糧長皆上貲  
公費私費一切追呼視若外府於是有取用之苦賴社  
稷之靈老公祖在事倘曲為調停嚴為約束苦何不法  
法何不善而不肖亦為之說曰糧長所以破家非獨法



敝也亦當自有在夫歲歉民貧而徵不前阻風失水而  
運不前此猶以糧長也傷人及盜亦糧長乎不才子弟  
呼盧游狹邪亦糧長乎故謂糧長不偏累不可謂偏累  
而以破家無它端不可謂偏累破家而騷動一縣以均  
其累尤不可然始此議者實發憤於花戶之難搜揺眩  
於殷實之難決為百姓求息肩期耳其心良亦苦惟是  
老公祖真心愛民虛懷盡下芻蕘之愚不敢不獻故知  
無當惟老成謀國之見卓有明裁東南幸甚民生國計

幸甚損貺謹百賴下拜訖倉卒具此陳謝傳左伯書幣  
以時郵寄多言恣肆臨楫皇恐

與侯都諫少芝

別來又荏苒再秋念之耿耿茲邑李侯被言矣所指摘  
不知云何想當以城中一月三失事故計今部覆已上  
處分已下其復何言惟是一行作吏才半年而挂彈章  
官民甫相得而忽焉失意以去吳楚數十里至不能具  
資斧蕭條黯慘凡諸大夫士諸父老子弟皆為傷心動

色真有可悲念者書有之若有子罔不在厥初生蓋前  
撫公病侯初政以為性似偏才似遲而不復察其邇者  
兩月以來講求則心甚虛聽斷則法甚習官方吏弊正  
有端緒土風物情漸以周曉即如議圖運絕不肯阿上  
而便不便瞭然審糧役絕不難盡下而豁不豁帖然假  
令需以歲月自是佳令惜乎其遭之窮也夫事同甑破  
法難瓦全我輩畢竟復何言第文官在禁近為鄉國簪  
紳領袖一言之出比於九鼎儻諸公長者說而問焉丈

不惜為一分明之以致憐才稱屈之意侯自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必不藉今日為之地也丈好厚者故敢以此說進惟省察此中兩月不雨昨業過處暑矣即得雨晚矣矧不必得無歲不災奈何并及不次

答楊侍御意白

公之以令徵名裒然在高等其必為給事御史禁近之選明矣東西多故括兵括船括餉騷動已半宇內而上仍深拱禁中不聞朝御三軍何由鼓舞敵人何由沮喪

今借籌補袞為下達幽隱為上布威德惟此皂囊白簡  
咫尺之牘揣摩之談而議或淆於盈廷見或迷於當局  
一人也而乍舍乍用又乍舍一事也而乍行乍窒又乍  
行議論滋紛事實滋眩故國步之艱無艱於此時為給  
事御史而謀國之艱亦無艱於此時公且居言路其尚  
持大體惜人才為國家建敕寧耆定之畫毋以一人一  
事務為異而博名務為同而取諧也公有心人故敢以  
此言私諸執事惟公裁察不肖即家召補顧此沍寒計

在來正乃得北向損貺下拜訖因風寓謝猝不宣懷

與常中丞心吾

初弟諸生時有所事學師衛晉齋先生名銳浙之仁和人  
也其稱弟知己蓋在吾龍岡師之先其為教敬而能寬  
去而人思之為肖像生祠焉即問之月旦可知也已  
今其春秋八十有八既壽且康洵惟德徵顧不幸無子  
家又新燬於火窮獨之身若魯靈光之獨存良有足念者  
不揣干丈一牘令得藉手一見胡令公顧盼所流倘亦

其桑榆之幸乎惟即寘筆至願率謝不次

答傳方伯楚築

曩過任城因風寄聲為告相思耳何乃勤遠使見投乎  
東方使君歲滿不遷雅弗為厭苦也而孳孳調兵食隱  
然兼十二城金湯之固斯所為積日月為功累尺寸為  
勞大類成弘間魁碩人物邇時後生暴貴急名而攘位  
者不足直丈一唾也願益殫心卒力以表東海以幸四  
垂惟是社稷亦有恃賴弟碌碌落落無所短長丈所習

知頃入帝城非藉知己寵靈曷以臻茲顧鼠量易盈黔  
技易見負官縻祿慮羞當世安得從長兄朝夕日親矩  
矱予日以望聯帙分惠不啻合璧而又損俸佐之酒價  
厚至此耶一拜一慙一慙一感三郎君俱讀書衙齋否  
翩翩多才使人艷慕不能去心制義詩篇不惜寄示幸  
幸見涇陽考功當道拳拳且明文無書抵政府意率然  
寓謝詞不宣臆并惟崇察臨筆瞻戀

又



丈南徙殊不快人意我輩方為咄咄乃功第也有如弟  
嘗効毛髮者丈正得橫拜胡此平調乎大笑大笑雖然  
丈今者業用積闕進九卿非時下璽書賜斧鉞丈且開  
府出鎮鼎鐘大業若飈電而起上所以須丈故不薄耳  
弟下走陳人再望闕廷譬乘雁雙鳧詎足為少多風塵  
莽蕩骨相孤苦社榆隴樹又冉冉關心矣丈吾知己故  
以私白非忍為謾也損貺佐資斧特厚下拜知感不腆  
聊展一絲之報大媿不稱率然勒謝百不宣一所希崇

金匱要略卷六  
察何當握手東望飛心

公啓道府

伏諭巡行將遍風烈載揚生等並麗厦帡惟深尸祝茲  
舍親楊常博應文者頃當考績例得推榮痛以其先人  
太學君死抱冤誣疏祈洗雪獲行臺下勘彼生前生等  
列在士人間諸父老敢略陳其本末用仰備於咨訊始  
太學績文有聲操行靡玷鄉閭共期其濟美官長亦稱  
為譽髦中邁奇疴爰遺世事夫以一儒生不支之病體

而承先都憲不腆之遺貲惡族於是啓我豪門因之助  
桀求索不遂釀成仇恨侵侮不已密謀中傷謗揭既騰  
憲單隨下驚魂暴慼憤骨難枯常博襁而破家齧而當  
戶百罹艱楚以得顯庸此亦見天道之好還而善人之  
有後也惟我老公祖採諸月旦甦以陽春早與暴明俾  
霑恩數母論其父子存沒重瞻皎日之光即生等遠邇  
衣冠悉荷仁風之被矣常博方當待命未敢奉書統冀  
宗嚴特垂慈察不宣

答馮憲副文所

方干旌指桂林不肖之郵一牘吾應城師也計無便此  
者不記以何茫茫即門下首途無從知之何問牘郵矣  
草土餘生木天斷夢藉知已寵靈以獲再出陳人新秩  
豈不曰都顧不肖骨相本薄聲價復卑聊可竊祿靡當世  
用正恐久之顛仆為桑梓憂耳門下文武具足屈在荒  
徼海內豪傑之士扼腕可知雖然惠文三尺彈壓恃賴  
且行九折習苦海天所以開宰割調劑之用於異日也

門下業甘之故敢以此言進應城師司封君皆能知門  
下者所謂聲氣之合也以間當為門下道拳拳損貶下  
拜訖不腆展遠悰祈付之主吏倉皇具謝絕不宣盡南  
天異候努力加餐

答孫比部瑤岑

去冬日夜從里門望干旌之至也久之乃聞由西道徑  
抵金陵含意未申耿耿我懷不肖春仲首途夏孟入輦  
下以知公有疏談東事而無由一覩之為快今幸見公

第二疏而竟亦不下也此其故不肖莫能知之緊公實首事之人即譚之固當何虞出位第朝鮮我外藩朝廷不得不援言不必援似非通論也在任事者早做結果耳今報倭衆已渡王子已還息肩之期或亦可卜顧一畱飽掠饕心復萌異日將奈何不識秉樞者何以圖之公初疏有順羽幸錄一通寄看不肖獨立寡依拙守靡効計且南徙即與公把臂促膝日月非遠矣幣貺下拜訖不腆之將聊展積愆微涼淒淒白雲仙隱公其留心

經濟大業以需艱鉅臨筆神去

答袁計部肖海

治粟內史籌國心勞而猶對月懷人因風感舊走數行  
相訊也此情何情弟之不肖骨相本薄聲價復卑守其  
拙愚無所憑藉每事輸人漸成棄物亦其分也而仁兄  
且低回念之曰衆何滾滾汝何栖栖馮唐馮唐不自憐  
而人憐耶夫人固各有命士亦各有志鵬之搏翼必勝  
鷃之適乎丈達觀者其以弟言為何如詩無朋遂亦無興

年來酬應雖有數首總非合作遲遲當錄寄請正新刻  
定多何惜枉示一修舊盟拭目以望珍惠下拜訖懷核  
見羹感與日積矣空槭寓謝但祝如飡

答沈州守瀛壺

公當內轉而竟外謫此大怪事奈何公獨遭之然亦有命  
數焉不可強也達者處此只合反躬自艾更不得尤人  
形影之間以滋忿樹敵無益徒憧憧耳銓補自不煩公  
赴部不肖當與涇陽君商之托其從催促早補然必欲



無隸府恐亦不可泥也古來官人用才能惟多口歷坎  
壘者何限只是竭能盡節感發砥礪盡其在人以聽其  
在天我容則就我不容則去如此而已高明謂何損貶  
下拜不腆聊展遠悃謹謝之使者肝鬲至契布此愚忠  
惟澄亮菲劣之身拙守無効業已向當事者請南僮遂  
所乞依丘壠了婚嫁幸矣并私諸執事率然寓謝詞不  
宣懷

答吳詹簿

不肖一再獲從杖屨游竊見翁之頭班白矣而食噉不  
減少壯人至其崇論宏議動中竅會又何辯也則嘆今  
天下方多事假令得借翁持籌而畫當機而斷何憂艱  
危哉北來忽忽易涼燠想望風采寃夢為勞即不意翁  
亦惠念我損貲遠貺佐長安桂玉也下拜感與慙合矣  
虛薄之身只合將遲補拙誰偽為除書欺翁者而翁信  
之色喜在區區之私第願藉靈獲一南徙依丘壠畢婚  
嫁便足吾事貪嗔癡三大戒也敢干其一乎率然寓謝

并布肝鬲想不謂謬不腆聊展情愫惟命之主者寒生  
水國慎葆為期

與王中丞懷棘

曩不肖之行服也而明公猥有榮施於我先君子不肖  
不敢忘先君子敢忘明公感頌沒齒矣衝邊開府敵馴  
而款固亦惟明公金湯是賴語不云乎猛虎在山藜藿  
不採威名所播樽俎而折棗帶而却固其理也不肖行  
能至虛薄然獲起家食再入承明此之濫竽決由推轂

會鄉人天城周經衛將西出關自言小吏時嘗操祿命  
說游門下今安可不一見不肖遂付此紙令藉手且以  
明區區之德明公數載一日如此周又言茲行常用職  
事効驅走陽和劉使君者明公豈有意覆露之齒牙之  
餘泥塗之潤也并惟裁幸何當披對臨筆瞻馳

答陳老師應虹先生

書來諭已移鎮視事此非獨慰兩粵官民將士瞻依之  
願而亦以舒九重南顧之憂矣門生某喜躍不可言顧

彈壓心勞指麾形勞蠻方瘴海一切起居之節靡所不當謹老師豈能自見而自調之師母老夫人暨公子大哥而下一家骨肉恐須馳傳速之而俱也某之兢兢自好碌碌無奇幸為老師所憐而不為柄事者所急以故漸成棄置每事輸人然某亦安之不敢向世人言也第藉寵靈得南徙了婚嫁依丘壠便足吾事不復作木天癡夢矣老師得無以為狂生何辜負父師生成而畫此為今者時事多艱朝政顧益促逼一豎子上章則少宰

去波流蔓引御史大夫去少司農亦且決去矣昨復以起一省臣空一銓司上明示不測以息建儲之請國本將奈何矧譚倭封忽內備譚國賦忽民窮太平之理不知何日而臻也老師身肩斧鉞望重樞衡非久且入輔安得不早計而豫圖之側聞老師在事浮費節縮殆盡遠貺再辱滄錢不捐罄耶下拜慙感并復不宣

答夏比部冲寰

當公之跣而奔也而猶以不肖故從黃河亂流中棹小

舟溯而晤不肖蓬底此情何情感誦而已再入春明頗  
苦塵事尚未獲走尺一相慰一修通家之恭而公却輕  
數千里馳使者持書遠訊筐篚之辱爛盈斐几一何篤  
也業下拜謹南嚮舉手謝竊惟萱庭謝榮板輿罷御母  
劬子痛自是難消顧椿齡正長榆社可恃破涕承顏無  
傷尊翁老人心此又公所以善為孝者願言采擇留意  
抑損目青當由過慟傷血蓋不肖廬居時嘗亦苦此賴  
儀真醫人李小塘君而愈其人病聾然其於眼科海內

絕技也公試訪之何如不肖骨相本薄聲價復卑尸素  
送日無大況趣儻藉靈得南徙過家問丘壠握手勞苦  
其猶有待倉卒空牘無所將答都俟專報不肖臨楮不  
勝拳拳

答韓博平彬庵

嚮者出東境丈駕而逐我乎河之涘而弟乃得停舟野  
泊一展須臾之懽當此之時鄉語家醅疑從九峯二泉  
之間與知己呼盧嘯歌也西日垂垂恨乏魯陽天戈假



令弟不逼官程丈不羈官守寧草草別哉既入春明造  
請不給無因緣奉尺一為報第旦暮與翼菴文學交誦  
明德竝欽古行聊慰相思耳使來獲承手書佐之損貺  
意蒸蒸良厚敢不拜賜丈為政務以仁心為質不惟科  
為能搏擊為名此循良吏也雖暫見屈抑於身於官後  
來定多受用願益努力陳直指之行曾寄數行原藁呈  
覽直道在民去思方切即微弟言何慮東境各臺察少  
石交有之自當為丈根抵亦不煩丁寧塵事雜於蝟毛

使者所見空城附謝媿無將寄惟有感悚何當合并臨  
筆神馳

答陳總戎

遠承惠炭甚富是日雲物黯黯晚漸雪擁爐而吟冷局  
寒官忽登春臺矣敬謝敬謝朔風吹邊將軍暴露良苦  
雖賜貂事遠而挾纊恩多其惟努力以建鴻伐率爾不  
宣

答萬中丞涵臺

乞南自弟意得南自弟分而猶未免見推也安之而已  
妻孥不果遣則以寒凍故入春便圖之皇元子出閣本  
之執政力請聞貴妃居中亦力爭此九廟神靈所陰持  
也諭教自是第一義即稍遲冊必固控矣新選君蒙猜  
被詰堅欲請告緣近旨頗峻似須勉出弟固亦勸之未  
知其意中畢竟如何呂新吾中丞向弟言萬左伯博大  
而精密圓通而有骨肋眼中開府之選止見此一人耳  
第此言也以聞之驤宇侍御侍御抵掌以為知言官資

如此物望如彼文意云何也猿峰秘書省覲還承明云  
家鄉薄收之甚大約只可七分米石且陸錢催徵亦漸  
急奈何乃淮徐上下千里無烟樹無皮草無根矣流離  
載道傷心慘目中原腹心大可憂也可奈何晉中之歲  
當由福星在轄雖然愛養休息使有益藏以無虞於兵  
荒則今日事也努力播德以熙鴻業甚盛甚盛虹麓已  
成異物矣丈知否錫山亦竟不起親知淪喪客愁為添  
也併及之珍菜下拜訖率爾寓謝詞不宣盡惟亮之

答苑陽曲近陽

人亦有言鳳鍛羽驥絆足公之謂耶以公之才又家尺  
五天而不獲依日月之末光展風雲之素抱豈非命哉  
不肖來此中且六閱月矣衆皆滾滾我獨栖栖生非疾  
足高材自合輸人落後安之而已即如新選君當事無  
何遽爾蒙猜被詰雖公道自在然時事可知也所喜應  
沙戶部見田河間兩君相繼入春明廿年一日聚首差  
快耳結撰遂已成帙把誦灑然裁剪致精使言言合作

則今而後事也高明謂何損餉皆珍品大厭饒口敬謝  
不腆佐械殊媿努力自廣以時加餐

答袁肖海戶部

弟之為司馬談也與丈之為馮唐也留滯則均焉弟忽  
而藉寵靈濫貳於春卿而丈稱治粟內史如故那得不  
媿丈雖然料兵食以鞏陵京孳孳修其職此謂効實安  
用旅進旅退顧尚書期者之為也幣貺隨例控壁所分  
俸見餉者業下拜佐桂玉感著乎心不知所報率然附

謝詞不宣懷

答陳應翁老師

屬者門生某業藉寵靈貳禮曹矣廿年資地幸廁三品  
於詞林故事似墮遲局然以某之淺薄孤子而獲積日  
月以及於此飲水則思源依木則思蔭一冠一組安所  
非老師賜也蓋某嘗乞南矣而不得今長兒當歸補歲  
試且就婚舍中內外親絕無一人可恃賴只須遣室人  
攜之南一家兩計情事掣肘比於觸藩之牴政不如得

南快耳次兒擬留邸舍伴岑寂餘兩兒尚穉多索隨母  
兄去老師謂其骨肉間不費躊躇耶顧長兒類好涉獵  
羣書文粗通耳次兒筆端稍亦露奇此所稱差強人意  
者也郎君大哥久間英粹老師胡貶抑乃爾以某之愚  
成不必速達不必早本領既熟一飛一鳴誰能禦之玉  
液之刻先太老師學識凌厲至此乎天下有豪傑命世  
若此等人而不自售家學家政夫安得不傳老師下筆  
而珠璣下車而俎豆其有原本也王梧岡直指某同門



舉者也其推隆老師以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粵西  
陳如岡中丞亦兢兢以紹休嗣烈為難能其不盡聞制  
府事第如推厥費歸縣官是安可望之輓近澳夷一約束  
建威銷萌勲埒乎銅柱不然朝鮮之釜山其殷鑒也竊  
計此中事有類厥費澳夷者尚不乏老師身為法程心  
為籌畫試一申令俾有司者各洗爾垢各弭爾患嶺海  
萬年之安其在斯乎老師不以此時調停處置樞衡之  
召不出今春彼林林者安能久借節鉞也金華肇講儲

儀略定獨東事如不繫之舟搖搖奈何太叔光祿公垂  
得外既留定有處無煩遠念疊拜損貺榮施纍若心之  
藏矣何以仰稱南望惟頂戴誠軒民部已量徙一言以  
為不知是故君子慎之災方多氛慎葆萬祝

與張太府希山

丈辭爽鳩而憑畫熊貴矣郡當楚徼湖山映帶下車問  
俗露冕行春想見新使君威儀也一別忽爾更歲道阻  
且長無因緣奉一書修殷勤會鄉人瞿將軍汝益以才

勇被命守清鎮隨牒南下輒為寓此瞿故宗伯學士昆湖先生子也而耽書好修以儒世其家而以武致身胷中森森有甲兵焉顧非蔭大樹為左提右挈雖有奇將安施遂付一牘令藉手謁下吏丈質有文武驟而見此儒將彬彬者其必有合也因風託訊詞不宣懷

答李僉憲雨亭

曩丈西發弟比以目青不獲一握手河梁折楊柳為別至今念之若有欠事焉其秋弟遂藉靈補宮秩踰冬歷

春涉夏而始乃拜恩輦下也遙聞丈在事風裁矯矯聲  
名藉甚私為吾兄弟中愉快而弟來此顧多病鬱鬱不  
自喜念可得南徙庶幾去依丘隴了婚嫁而逼除乃晉  
官貳南宮計已無復之則姑遣內人攜兒歸授室且補  
歲試也昨業下潞河矣丈謂我於風塵况瘁何如哉我  
乃真葛藤也者而丈書云云耶非弟所敢聞也丈望實  
竝美蓋自為令為郎以迄於今無近名無急功而孤介  
峻潔當途無根抵之容交游無引手之援然儼上靈功

名不後於人此弟居恒所以欽者而弟顧不勝其情才  
薄位高慮一旦顛仆為知己辱也丈何以策之能因風  
詔之乎承寄訊佐之損貺下拜知感人去良逼聊以空  
槭寓謝積愆種種一不宣盡所希省察楚天多霧為祝  
加飡

與唐選郎曙臺

曩弟伏在林莽塵中事一切不敢問而獨丈用素望晉  
尚璽弟未嘗不額手頌曰正人用矣為沾沾喜無何而

丈奉家諱跣而奔南海而弟未嘗不黯然以悲也今者  
弟業藉靈復入帝城而丈猶依依社榆壠樹之間道阻  
且脩無因緣奉一書寄相思而揭陽朱任宇公被調以  
往於仙里隣也遂為寓此朱故為江陰弟父母事之愷  
悌君子也以稱職調茲幸而登有道門牆丈能攝衣冠  
見之乎即弟數年來居而憔悴出而慵惰鬢毛踪跡種  
種可問而得也陳老師郵報不乏風猷爛焉惟粵之福  
亦惟門弟子之光顧內召近矣公等土人奈寇公何率

然託訊不盡鬱積丈幸察

答陸少宗伯葵石

讀大疏一何灑灑鑿鑿也劑量今昔之際調停名實之間粲乎備矣經濟蘊藉見此一斑敢拜下風貢額竝增國體人情均在不疑第間部議甫定不欲驟更羅老先生必有以遠副德意拳拳也新命久下門下其幸早來以酬眷知需爰立不肖臨楮不勝瞻依

與韓憲副約菴

去冬辱使翰拜幣貺曾幾何時而張學博來復托之芳  
訊貽我酒卮一酌一祝矣老公祖何時入浙南潯董氏  
之事雖其胚胎醞釀積有歲年而一旦衡決諸田土事  
年無論遠近詞無論真偽蜂起蝟集動至千人上官都  
為聳動令長極力奉行家衆奔竄於外女婦彷徨於內  
跼天踏地莽無所容噫亦窘矣正月間聞老公祖力為  
調停稍見寬解而茲兩臺且交疏特擊吾師范大司成  
不已過乎嗟乎事勢如此業已大壞極敝不可收拾然



而民欲亦何厭之有撫臺疏已凜凜而直指尤可駭老  
公祖即滿腔皆惻隱心度不可入亦惟是委曲調停救  
十一於千百猶不無望仁人君子之卒德也守道郭公  
所幸無惜與之深論老成意見想當拱聽令長亦邀一  
言稍緩其鋒此皆弟以肺腑之故恃骨肉之愛率為干  
乞比於秦庭之泣同室之救非其見托而然也大都豪  
右當抑而元氣猶當培閭左可扶而刁風不可長惟老  
公祖施恩冥冥種德昭昭而已倉卒手勒臨筆皇恐

答董膳部青芝

自別鄉國還承明冉冉踰朞而不一奉書密親知己繇  
多病惡事一切墮落以抵於此乃其心不啻逐莠雪行  
雲也入冬微聞公家為奸民所窘已聞上官實陰主之  
已又聞門下欲為分疏也者而却以招累流傳種種都  
無的耗逼除得令祖老年伯手扎始稍悉其曲折然猶  
以為寄莊騷然而鄉郡寂若旦晚可幸收拾即不意浙  
兩臺至露草交枰一而至再也民風如彼吏道如此長

此安窮興言痛心公家既已逢怒遽屯無可奈何親家  
可且鎮定以安家衆詳慎以謀講解上以順適老年伯  
耄年而內以無傷吾嫂夫人其他身外之物意外之侮  
譬於滄桑夢幻不足念也且門下不見吾吳下諸士族  
乎青天一霹坐以不軌百身百口無門告訴是惟東南  
一片土實遭陽九公家田土之擾猶為有命官司也以  
斯自廣庶其少紓矧政府調停業得旨行勘公論漸出  
久當解釋耳不肖情關休戚力謝扶持殊媿遠託然苟

可自効何愛髮膚所諭俱已在意諸惟使者口復臨楮  
不勝黯結

與楊中丞滄嶼

公備遼而以身當敵獲奇捷鴻畧見一斑矣榮藉可知  
顧區區之愚猶以公威望既孚士心咸嚮粹有警急第  
須居中持重授成算為必勝毋必陷陣摧鋒與將領分  
勞此所謂樽俎之烈而萬全之術也何如楊將軍元者  
公部內產也而頃晤之闕下不肖前問吾友東方便使君

彈壓兵吏適中機宜乎渠拱手對茲吾衝邊百年所未  
覩也口勲烈甚具彼其雄心直腸決非宵為諛者不肖  
間而慰喜又可知也而其東征功罪譚者不一昨見制  
府始末機宜一疏稍亦為分疏夫戎事劄勦將才難得  
公職在疆場法當別白果以功獲罪毋惜從公據實為  
申雪之憐才惜枉想有同心乎然事遙遠我曹何敢與  
間亦惟公裁察率然附狀諸不宣盡臨筆神往

答蔣禮部中復

不肖辱在桑梓之末夙有芝蘭之慕而官方兩隔合并  
為難想像清標傾心嘉譽耿耿而已茲者遠承華翰獲  
讀副封當職而思其憂在位而謀其政修壞舉廢權衡  
於人情國法之間而為計長遠何思之深也嗟乎士人  
之侈奇節而棄本業久矣令人人而公且職職而辨何  
庸旁騫哉借差羅老先生似竟欲題竊以塞鑽竇議假  
一件事在天部恐其泥成例未必肯體公至意也謹以  
質對塵紛撩人猝不宣盡惟公幸察不肖臨楮不勝拳

拳

答陳大司農應翁老師

老師望實彌崇簪紳共仰指日奉召入秉銓衡門生儻  
藉靈縻於茲者襲塵分采猶有日也非敢為佞吳鄉被  
水賴老師有言餘潤趙中丞精心念之功德厚矣唐選  
郎門生所長兄事之者而今且相壓頃其當事善人君  
子咸有恃焉顧調停通變之云門生言之再三慮亦成  
畫餅耳人各有見安能強之舊選郎著意自好然一中

蜚語又須多談其中蓋有構之者盈廷聚訟紛紜未已如朝廷大體何率然布復諸不宣盡

答馮憲副文所

門下建節鄖子之邦褰帷玄帝之麓雅稱仙吏共仰神君結撰副在名山聲華映乎寰海而睟茲良辟幾中含沙此為樹高多風亦見歲寒不凋者矣損貺既歸掌記格於例耳非於鮑子之前而効原思之守也楚天杳渺臨筆瞻馳



答陳學憲懷雲

輜車按江以北公明之譽有翔自南第不審何時校吳  
青衿如雲望名主司品題慮不啻若望歲耳淮陰餓夫  
昔為老婦人所憐而茲學人乃為橫豎所毒天下事何  
至於此此吾道之厄也大疏義形於國都人士皆額手  
仰誦何第死者掄文勞只為祝加餐

與孫中丞潞西

弟藉靈佐銓地而老公祖尚淹東山也溺其職矣雖然

有如上問誰可急使者節鉞之徵不之萊陽何之乎茲  
貴邑尤令捧檄往吾夫子固言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軌郵數行令藉手見尤於弟為諸生時石交其  
所上南宮牘往往傾其曹偶而卒報罷命也顧其才特  
敏練氣亦勃勃心慕為佳令而幸而得貴邑然遙聞兩  
三年來敝也極矣夫士業專一城而肩之而不為元元  
挾蠱剔蠹是惟令之過令有意咨隱詢瘼而鄉之薦紳  
不以告亦惟是鄉之薦紳之過今者尤精求之而老公

祖精言之言者若家督而行者若素宦吾未見邑之不  
煥然以新也惟垂意幸幸率然寓狀詞不宣心

答朱按臺襟江

老公祖有慨然能為之才奮然欲為之志而又有兢兢然  
不敢輕為之心方且嘉與士民錫和平之福豈天不欲  
棄吾吳元元耶何遭之幸也敝邑攤糧事前已白諸掌  
記聞士民尚自洵洵早為明諭只仍舊貫毋以朱撫院  
一批為口實便帖然矣此須趙老公祖主持不肖業已

達之不妨一相成也董氏喪敗極矣而又天祠部君手  
來示為錯愕者移時改折事已行仁人之澤溥矣率然  
草略惟有皇恐

答趙撫臺寧宇

敝邑田糧事不肖頃承清問思得當以報而平鄉之諸  
士夫忽以聯牘來其大指不出所以籲老公祖者而中  
有一刻揭今昔之故似明且備恐竟須仍舊貫無疑也  
敢封上掌記蓋敝邑今日之勢平低鄉與高鄉之民情

既以乖離而三鄉士夫之體亦既稍傷矣仍舊貫固爭  
不仍舊貫亦爭然仍舊貫之爭只呶呶老公祖之前第  
為大方所笑耳老公祖力持之息矣無能為矣不仍舊  
貫之爭將衡決而不可收拾其流禍且使高鄉之士夫  
與令君竝為其瑕類此之不可不慮也杜爭於未甚消  
禍於方胎以存大體以養元氣誠在老公祖力持之而  
己不肖既重為士夫雅道惜而又為賢令惜非老公祖  
明諭嚴督早結此局以杜紛紜之口令君又安所藉手

也都中今噴傳高鄉首事者將干宰執出動台聽不肖  
絕不聞亦不謂然夫老公祖至虛至明至公至平向答  
簡見一斑矣不肖直布其愚心如此惟老公祖財擇

與顧銓曹涇陽

貴鄉攤糧事平低鄉士夫之里居者既奮臂以爭而其  
仕輦下者亦扼腕以嘆是同室鄉隣之見而非平等之  
見也是見我之為其鄉為公而不見人之為其鄉亦為  
公也雖然事已至此公等奈何以公心賈衆怨以閭井

之釁而妨衣冠之好乎遙聞縣公且以由舊請而不肖  
頃亦具書抵撫公不若徇輿情反故額以杜爭而消禍  
且以無重傷吾通邑搢紳之體為隣國所笑不識於事  
機有當乎否也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不肖之於  
桑梓益熟念之矣故敢布其愚心惟兄財擇焉

答劉太守應沙

公守大郡名與俱雄顧中州人最媮惰而省會尤甚誦  
易俗編去奢教儉可謂真切著明士民當化而不肖尤

以課民興水利務農桑精力其本業使有積貯蓋藏以  
無虞于凶年此尤今日所當講求而利導者也何如手  
勒不次

答朱侍御襟江

天之不欲貽吾吳安也而從中謫五柱史而吾老公祖  
與焉且茲一舉也兩衙門會拾武弁疏實媒之夫凶豎  
之用誰其導上者吾黨方以此為聖德之瑕而奈何揚  
其波也可以見朝政之失不必小人亦君子與有過矣



十七日不肖被召接此旨大為諸賢短氣而廿日廿五日又兩接旨處分彌過人情彌懼國體彌傷四輔爭之不聽九卿爭之不聽日下尚擬再舉不諗能回天轉日否耳乃老公祖五人者業已遠補第須訪韓公於潮陽夢蘇子於黃州矣率復不次

答李中丞實吾

伏誦來諭尊大母之為程也與程之為室女也無惑也而不幸為鄉者吏人所誤冊籍開註牢不可解今門下

身為鉅僚而使重闈有不白之玷清朝有不霑之恩決  
宜籲一疏自明仍請行鄉郡檢勘明白無論此番恩贈  
即大參時缺典似可補也高明以為何如占復不次

答金春元啓心

書來知館穀瀛海之間讀不下帷講仍設帳想見切磋  
之多益也昔馮奉新實用此著以取上第勉旃努力無  
虛景光新篇三義似孟義佳近來風尚良不嫌粗字狠  
句然於理致不厭精邃詞語不厭秀麗政不必過為叫

跳以快俗耳也何如貴縣黃令甫歲滿而士民交頌之  
如此此以見令賢亦以見湖俗之美矣謹心識之率復  
并及不盡

答余大司成幼峰

弟此官從來具員絕不聞事安所得長者之言而尊用  
之雖然人才進退最關理亂自是正論儻猶縻祿於茲  
者此諭不敢不書諸紳耳大內異災真是天心仁愛上  
引咎自責廷臣亦危懼自陳顧所以挽回更始之術未

見亟行而鳩工聚材之需浩乎方始人心尚缺民力已窮仰屋之歎將無同乎文憂國驚心擎天袖手何當召起一濟艱難也手勒諸不宣

答龔郡守修默

丈經術吏治度越時輩季冉游夏彙為一人弟北面久矣茲歲閏來間部使者署丈考不獨侈言政績乃亦有文堪衡鑑語夫茲署也豈不謂知言哉公家兩賢事冊謹珍諸篋笥俟閣中有教作傳當出之著作之庭訟言

諸作者以揚吾常先哲之光也此復不次

答楊中丞小林

夏州當殘破之餘內有反側外有逋逃故拊循懷來以  
建威而銷萌此今日第一緊著也明公承節鉞而西不  
言戰不言款而首言收拾人心為根本計安穩要領得  
矣何憂邊哉布令振弱扶傾犁然石畫長計孤鎮軍民  
復還舊觀其有日矣承遠諭附復諸不次

答楊中丞滄嶼

門下開府衝邊而不肖喜不寐非為吾世講喜也為封疆得人喜也語不云乎軍中一韓賊間膽寒不肖敢持此為今日頌焉東事傾朝爭之甚詳而制府持之亦甚力顧時勢有難易而關係有輕重不可以不審也夫曩者出師救屬國而不乘勝殲此敵也是謂徂小勝姑許之封貢以誤之而不早與絕也是謂膠小信蓋當事者之怯而疎也門下之所謂舛是也乃今則異是矣倭將頓兵境上且一年小酋以身請亦且半歲彼其心已熟

而望已穿矣而竟不之許勢且躡朝鮮而有之既已巢  
朝鮮彼且無入犯而第飽食睥睨其間山海以東不能  
安枕矣是時議兵餉太倉太僕兩皆告匱加賦之事不  
言可知歲荒民窮邦本奈何此其憂不在邊境而在宗  
社也不肖以為必當姑徇其請令此輩必盡去釜山朝  
鮮能自為守而吾乃可議絕也此等皆朝士所諱言而  
僕以與門下廿年之交百世之誼且辱以肝鬲見示故  
布其愚如此此一大擔子制府肩之而門下輔之者也

其謂何

答郭中丞希所

鄉者丈之以吾先人故見弔也是時弟之哭也新不獲  
留車騎津下握談為恨別久之丈持中丞節鎮楚而弟  
亦藉推轂起家宮寮業入春明望荆衡亭雲在焉而又  
不獲因風飛赤蹠相勞苦也然而丈之勲名已炳烺鏗  
鉤早晚驛召佐樞筦雖吾同升若晨星乎如丈所謂有  
數人物大用之吾道且大昌矣而弟之虛薄位過其量



亦從此有所憑依庶免於顛躋簪合非遙愉快可知辱  
芳訊想見垂念輒此陳謝疏藁拜明教矣炎天澤國拊  
循勞止丈慎愛粹不宣盡

答李中丞夢池

帝居傍一大福星不照吾吳分而為幽冀所奪那能不  
使人惘然如失乎伏惟門下真心古道高節清風松栢  
等堅芝蘭謝馥某幸以詞林後進猥蒙推轂獲効執鞭  
今咫尺千里門牆遽隔瞻依惆悵尤萬恒品聞已領節

鉞受事大君子作用必能為扶馮建金湯之安羣吏抑  
心百城加額可以想見使還率此寓謝諸不宣盡拊循  
多政鼎攝為期

答楊中丞滄嶼

公之度遼也而不肖凡三奉書一為錢副地一為日者  
戴生介也而最後以楊將軍罷歸遼而使藉手想次第  
達矣遼之士馬凋殘而敵又大入益已得我虛實也高  
明即虞敵而不虞倭第倭巢釜山能忘朝鮮乎朝鮮再

中倭我能袖手不救乎不救而折於倭我能安枕乎夫  
朝鮮無恙即不虞倭而虞敵可也無朝鮮山海之外不  
得不兩虞也一方而受四攻公之擔子於是乎艱且重  
矣公威名膽略震聳中外身幸當長城其竭智勇為之  
惟是九廟藉靈何啻舊故德意良厚檢橐中微長物可  
稱塞者空城寓謝所希崇察臨筆神往

答邊司農少微

留都國家之根本也而財賦尤所以為國家之根本也

方今內地恒饑四郊多警軍興每乏民命尤艱主上誠  
幾得老成忠實之臣而任之令調停公私緩急之間以  
無瘠民無病國而挈而授明公其柄明公敬歷久矣目  
擊而心恫意當有慨於其中一行受事想見持籌秉衡  
官民竝蒙其福也承馳書見責率茲寓謝有懷御李無  
路識韓何當盍簪庶其聽履某臨風不勝瞻依

答楊方伯濟寰

門下之及瓜而需代也以尊旨也而反以速謗軍民之

應甘棠而借冠也以留賢也而反以累賢天下事不可  
曉如此臺章自苛部覆自公宦跡官聲政復何損門下  
行矣碧雞金馬煌煌奇麗方岳不薄節鉞易頒努力拊  
循勿為摧沮是大英雄作用也承馳書見報再拜明貺  
率然寓謝西望極目臨筆瞻休

副陳太守珍凡

丈露冕遐方而彈冠故友何義之高也粵中內外二臺  
長皆吾同氣丈獨以郡主執版上下其間得無勞乎吾

師屏麓先生以夏五九日自經而死矣先是其長君肖麓太學業仰藥死死之後官府為驗問數四而後即於殯今且以老子殉傷心哉造何宿孽而至斯極此吾衣冠之僇而尤門牆之痛也相見二臺長其以弟言聞之京師今歲特酷熱聊為寓此炎郡炎月不知便作何狀勞我遠憶去人匹馬空城皇恐

答周侍御章雲

弟之還承明而數有味乎文清源邂逅之言也丈之言

舟事也曰我所固有我弗保焉矧非我有者乎弟以此則悟宦道矣非苟悟之而身遘之凡一切榮名美秩靡不輸人一頭地而後獲用久次厠南宮之半席則聊亦所謂能保其固有以處於此而又不知其終之作何稅駕也丈書至若為弟色喜也者故敢以質對鄉者丈一疏直攻主失力挽時趨真成犯顏匪同拾唾雖不蒙批發而默有匡扶弟心屈焉若乃闕政一新原夫壯猷是惟餘緒何足為丈誦蓋丈飽諳坎壈而弟久甘子遺循

分守官殫能竭節庶須天定敢望人知舟之談吾兩人  
終身焉而已丈亦有味弟之言乎損貶下拜訖率然并  
復臨筆黯然

副詹憲副洞源

丈之為觀察蓋彌調而彌重也此一大擔子度丈已無  
可擺脫只索以身為金湯安肩背以安腹心光起鴻伐  
慰上東顧憂耳開府建牙非異日任亦非異人任勉旃  
努力毋有所讓吾同升兄弟光華不細也閩客何幸獲



縈至懷弟藉手報吾知己施先生矣并復疆事良苦丈  
強食自愛

答王令

公之佐下邑蓋洗手奉職而精心剔蠹也光復舊物固  
宜今哦松之迹已陳而甘棠之蔭方茂回首吳雲得無  
勞寤寐乎不肖幸以久次厠南宮半席終惜且情慮於  
顛仆非久且謀稅駕一丘一壑不知還得如公者為覆  
露否秦隴僻在天西想其民悍直而事安簡公故當饒

為之然而平心降氣察其痛癢徐為興罷孳孳務得民  
和此尤理人之術而良吏之模也遺愛獨深獻此肝鬲  
諸當塗有相習者自應在意不煩丁寧損貺下拜不腆  
藉手寓謝何當奉對臨筆瞻溯

副林太守靜春

日新直指李公行不肖業以公丁寧之頃舊直指陳公  
相見不肖為公謝其舉渠甚賢公救荒之政也不肖榮  
藉矣顧今大祲之後譬凋瘵初起非大劑參苓不足補

虛益元公自慈君第執清慎勤三字符以身救之而又  
須嚴飭其胥徒無令一人朘削吾民嚴厲其屬無令一  
縣朘削吾民此為保民如吾子治郡如吾家政聲四起  
流移來復公一生功名得力於此矣治行且為天下第  
一何讓開封願言殫力胡上舍偶過迫戶部請耳今其  
還京與否不肖俱不聞率此併復諸不宣盡

答陸運使自齋

向因使者詢起居忽忽便已匝歲涼風起天末回首武

林西湖白雲華月誰獨名僊吏行游其間者而門下書  
載至矣啓函讀之顧若不勝畏途苦海之感夫吏道濕  
束雖山水弗能仙乎不肖居平鮮所表見藉靈廟半席  
南宮塵紛困人正復與濕束何異家在大江南望西湖  
一衣帶而遠早晚謀稅駕浮片葉往來為娛門下吏而  
弗得仙不肖弗吏當可仙也敢私諸掌記門下望實翔  
洽主爵者方獎廉拔淹橫飛直上其維茲時有如名遂  
功成此著亦須早放達人遐覽儻見領否損貶例不拜

率此具謝詞不宣盡臨筆神往

答李中丞霖寰

丈之所闕黼黻韜鈴一身而有蓋鄉者用文師東士而  
茲用武軍東隅唐人獻李節度不云乎漁陽老將多廻  
席魯國諸生半在門丈豈其後身耶何其似也弟又竊  
聞之今東隅不虞倭而虞遼瀋步騎出入如踐區脫然丈  
甫下車業虛聲走之自茲且當用實力制之矣士馬消  
耗城堡常虛招徠綢繆以守為戰非丈誰肩之乎廿年

同升誠願丈往而收仗鉞之效而後入而佐垂衣之理也辱賜書率然作報并布心膂如此風高絕塞鼎攝為期

答馮憲副文所

門下身游去天萬里矣然其山川風物譎奇瑰麗之觀皆足以發揮門下之文章而佐之斧藻是天之有意於門下而開以不朽之業也茲者復作楚游所部大岳簪峰玉虛師相實宮焉仙窟玄都其為譎奇瑰麗又有超

然出塵寰濁世之外者門下身都金紫志抗煙霞作鎮  
心間挾天力富天所開不朽之業且副在名山夫山之  
名孰名於此甚盛甚盛承遠翰展誦如對率然陳謝殊  
不宣盡惟省察幸幸竹帛之身台鼎是望勉旃加餐

答王州伯陽谿

函書再辱德意彌深眺上谷以非遙想曲江其如昨升  
沉聚散使人悵然不肖自維分涯已渝止足知戒早晚稅  
駕中野乘舟五湖山月林花誰當狎主江南冀北各天

相望矣郎君還率狀具復臨筆瞻邇

答楊制府滄嶼

戴生渡遼而還沾沾東方使君以為此非獨鎖鑰之雄  
而樞筦之器也不肖笑謂子衡命亦衡人乎前是吾客  
曹陳郎自言嘗與公共事永平又嘗從公獵塞外威名  
膽略坐令強敵氣奪匝歲不敢近夫昔之備永平能使  
敵不來而今之備遼能使其來而大挫以去公之可以  
鎖鑰而又可以樞筦也於茲試矣倭封奉諭旨業有成



言制府主守自是正論顧安得四十萬者而輸之不米而炊巧女攢眉雖然米不可掬炊不可已在所為之而已公當事者幸其努力不肖孤子而處於此大無況味鄉心日夜動須來春圖之辱使使遠訊會病憤憤留數日乃得遣占謝殊不宣悉所希省亮邊風砭骨鼎攝為期

副汪觀察澄源

丈與春寰大參俱以才望西借重鎮此吾同志之光也

而手諭固同實心實事無媿獨知弟誦之尤東嚮額手  
焉今天下豈少倜儻揮霍之士乃病痛正在不實實矣  
何內地弗安何邊陲不固丈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平不  
難也努力努力畿南開府為李夢池公丈今者且與共  
事此公正所謂實心實事者得所依矣艱危之秋白雲  
鄉思可且蹇輟乃弟之虛薄則自當引分也丈其教我  
損貶原不當隨例相控顧吾黨道義之雅政不在此輒  
用歸璧丈其慈察塵紛蝟集手勒不次

與連德清榮洲

方吳興之事起其不賢者至推波助瀾而公獨挺砥柱  
其賢者亦望風匿影而公獨進藥石假令當事者稍用  
公言曷為衡決哉不肖曩報公書略已及之諒有當也  
今其事吾師母夫人所訟大者業奉明旨處分而其所  
稱亂民訟師學霸等尚行兩臺結斷夫兩臺亦倚郡縣  
耳公今之孝肅也幸而煩師聽甚善即不爾願借齒頰  
主者亟與歸結畢此前件何如夫辱莫辱於登牀罵詈

恨莫恨於捏名揭呈而附和為輕區區之愚竊以芟其  
魁即徒黨可量原正其罪即逼勒可量置但使早結一  
日而死者生者獲早安一日是所以封殖范氏而毋棄  
其孤也公仁人君子之心而不肖叨附於神交契合之  
末故敢以門牆私請仰干執事公垂神省察至望臨楮  
皇恐

答田大京兆易齋

門下名高西掖望重東藩俄列九卿漸躋獨坐鴻名駿

伐日映雲蒸此社稷之所倚毗而簪紳之所慕嚮也不  
肖偶以職事獲觀盛美而門下疊頒華札遠賁縟儀不  
肖循髮省躬何名冒濫謹額手望謝壁之使者想大君  
子能察茲曲謹矣國是芬絲聖主側席秋風正爽伏惟  
早駕以慰延佇不宣

答時侍御乾所

頃都人皆避驄而弟得附驥一時擢桂之朋咸敦贈蘭  
之好盛矣丈稱直指使者山以西而弟居輦轂間遂無

與游即二三兄弟杯酒笑談間者濶焉乃知勇冠嶽嶽  
之為領袖也承已入境受事要速甫下風采凌厲想見  
吏民震悚山川動搖所希明宣詔書茂展雄烈惟是吾  
黨遙有榮藉即聚首懽樂不足喻也人去率此附復有  
懷縷縷倉猝難竟惟垂察厚幸凜秋并祝加餐

答李司農實吾

門下以一身扞強敵羽書旁午支軍事不給而猶以其  
間念疇昔游從之雅一再問訊詞指彌篤此之高義上

薄雲霄矣感誦感誦書到之日適與廷推會不肖幸用  
職事攝茲役兩日而奉上特簡進貳司農朝紳動色以  
為聖主急勞臣如此願遵不俟駕之義以副側席之求  
也損貺敬拜遂藉手以賀部咨附往望塵非遠樞侍為  
期

答徐大銀臺陵陽

芳甸鍾靈慶門聯秀銀臺自峻水鏡相輝三朝踐更九  
列對時盛矣不肖夙懷桑梓之恭每篤芝蘭之慕屬苦

塵鞅無繇起居而門下問訊獨勤寵借過當誦之慚感  
伏惟尊養既久典刑共歸政合早出東山再游南國不  
肖雖具數此曹不與間事敢忘推轂用慰執鞭明貺隨  
例返記室所希垂察毋以見過臨筆神往

與林侍御

曩老公祖用治行尤異徵拜臺使而不肖幸獲奉顏色  
蓋其人如青厓丹壁望之而知其為正人傑士也已乃  
諗太翁嘗振鐸江上春風化雨遺思若新則老公祖所



稟承遠矣而茲者多斧繡衣實以天子指巡察儲胥畿  
甸之間惟是不腆下邑伏在管內不肖且比於編戶一  
民之數沾被明福甘棠繁蔭遂與先君子所留桃李蔚  
相照暎一何盛也聞問闊稀私心缺焉爰因翔雁寓此  
起居臨筆不勝瞻切

副

謹啓生之邑父母柴令恪賢令也在事五年任勞而任  
怨不激而亦不隨無論其它時而上好催科令亦催科

然而敲扑緩矣時而上好搏擊令即不搏擊所保全衆  
矣凡此皆苦心調停蓋仰以無失上人之意而下以無  
破壞一邑之元氣林林士民固陰受其賜而不知者而  
邑故多薦紳大夫及太學諸生高者或意見有所不同  
而以訾令卑者或闕請有所不遂而以望令無論其它  
即如邇時攤糧一件高低鄉之薦紳大夫及太學諸生  
分壘而爭攘臂而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令諧此  
則彼譁矣諧彼則此譁矣為此之邑不亦難哉然而向

之訾且望者猶且不察其苦心而乘時流萋菲以中之  
令不立碑也者幾希如天之福老公祖將報命令雖內  
擢計未離鈴下願不愛顯薦以挂讒謗者之口以風來  
茲而貽我一方安也生居平非阿所好者實深知令賢  
而又深知讒謗者之私故為搖頰如此決不敢用邦人  
故市恩而以黜吾老公祖虛明惟垂仁省焉生臨筆不  
勝拳拳

答李大參玉海

門下焚草之忠獨高省掖分茅之遣蹙過里門而忽降  
璽書爰煩廉訪峨峨薇省實並錦江不亦貴倨乎哉鄉  
關阻脩間問闕如而門下敦先施之誼游從之雅依然  
若對良用感誦頃者天怒有赫言路摧折光景殊畏人  
門下幸建節西南宣布威德勲伐當電起固天所以相  
英碩而開之鐘鼎之業也勉旃努力惟桑梓行有榮藉  
率復不備

寄沈相公龍江

鄉者召命入山而老先生堅卧不肯起以辭疏聞維時  
不肖某嘗拜一書乃報牘既削而使者行矣悚焉至今  
伏惟老先生宿德舊學峻節高標出則匡主違扶國是  
為世道持衡居亦貞教維風為人倫立極寰海之內林  
林簪笏額手宗依第霖雨尚屯星雲共仰司馬之來洛  
陽正維茲日蒲輪在御麻綈將傳不肖某門牆舊游儻  
猶縻於斯者庶獲終事左右奉矩矱乎表觀察之南道  
出中州自言當立雪坐春載親函丈敢寓此起居下執

事不周不莊惟老先生儼然慈察臨筆神往

答曹撫臺嗣山

自老公祖在事而四郡元元之衆登衽席之安鮮溝渠  
之納適耕鑿之樂寡雀鼠之爭民風吏道悉臻寧靜則  
老公祖所以彈壓調停其上者良以勤矣不肖夙歌孔  
邇極思久借而地望積崇爰推晉輅乃被旨另擬豈聖  
衷惠顧東南留老公祖吾吳將即其地開府賜節鉞乎  
斯誠何幸焉兩地間關二天迢遙不獲以時上起居修

桑梓恭而老公祖使使見訊詞指溫厚無兩損貺又鄭  
重不肖辱子民一人之數不敢不破例拜也第安所得  
當以報矢之異日而已率爾用空牘謝瞻依縷私殊不  
宣盡老公祖省察

答林太守滄州

弟嘗愛丈所為文蒼然古格也雅似其為人夫豈惟文  
然惟政亦然然而世之知丈者寡也則古格之不可行  
於今久矣弟托同氣之雅鄉貳題才之地而不克有所

効頰舌唐人不云乎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吾甚有  
感乎斯言郡課考功氏不即以聞牽於例也使者能口  
其曲折弟之不足賴此殆其一班已損貶辭不拜弟亦  
惟是牽於例耳匪有遐心丈其省察率謝不宣盡南望  
神往

劉中丞用齋

鄉者不勝門牆之私突而奉書深惟干冒崇嚴慮蒙誚  
讓明公付不問幸矣敢勤報聞矧煩批荅葢使者捧華



牘翩翩自武林來而後乃知明公德度若斯之洪也伏  
惟秉鉞開府于彼大藩下車以來四民安堵海波不揚  
伊誰之貺則明公文武惠威所運量遠矣稍積日月且  
入參獨坐晉翼中樞不肖儻猶縻於茲者望履撫衣其  
猶有待損貺例不拜非於明公忍處疎逖并希矜察率  
謝諸不宣盡伏楮瞻馳

答馬中丞鳳麓

遠承翰諭深惟國是變更人材催折以煩極慮丈之身

在外而心在王室於茲覩矣而猥以轉移甄別詔不肖弟顧弟非其任也具員竊祿方非據之是虞又踰分之為懼安所得長者之教而尊用之頃大內異災天譴有赫上悚然責躬轉灾為祥此時自一大機括嚮所變更所摧折者度當次第反正也使去率狀布復并私耿耿損貺隨例壁掌記同氣同心想蒙慈察弟臨楮不勝拳拳

答沈司空鏡宇

鄉者獲奉清塵槐棘之間行坐追隨沾溉不淺城闔一  
別倏忽再春九列簪聯誰為知己不自知心搖搖游乎  
茗天雪水上矣函翰飛墜詞指溫厚迴環誦之恍若覩  
面良用慰懷國家多故法官夜燬東使宵奔鳩聚徵發  
浩乎方始安得門下辭攏赴闕籌畫主持襄此天步也  
不肖久處非據踰量叢過洛陽穠風起李鷹之舟或猶  
能及杖屨東山乎率然作報詞不宣盡惟垂察幸甚南  
望神往

副

門下不錯寸趾公門而猶能因謝祭為菁山出片語所以為德於吾師幽明者厚矣厚矣近來官府功名念重而迎合意多左顧右盼藉口體面亦自其恒無足怪者第獲早結便足保全而天不厭禍難起房闔其如何當此之時利蓄者快下石之謀而赴義者重納溝之恥竊意門下必能卒此大德也新直指爽朗有氣魄人也度能為孤寡持平第不審其作用如何疏入自有廟堂四

老在率謝并復不次

答尹中丞春寰

夏州當殘破之餘內有反側外有逋逃拊循逋緝以銷  
萌孽鞏根本惟一二大吏是賴丈天予文武之性聲猷  
風烈所至卓爾爰膺推擇治兵孤鎮一年之間士戢於  
伍民保其宇熙熙春臺烽燧不驚則誰賜乎節鉞之借  
且在眉睫願言殫力用需後命弟佐銓非其任也況一  
切多中格曹事耗廢雖具員亦媿其官太宰業留否極

而通儻其時矣承問訊獎寵過當誦之面赤損貶於諸  
友朋都不拜非獨丈也丈吾知己決能垂察率然附謝  
詞不宣盡西望瞻依

副

承諭知西州風物自嫂夫人以下都已相安寬慰不可  
言丈才大而心細建節臨戎何事不饒為之者第邊備  
之弛久矣肯加意整頓使士無虛伍人有固心便足耀  
中國之威寒敵人之膽若欲募兵買馬滅此而朝食慮

非三十萬金不能辦也且敵亦安可滅故在今日各邊  
似俱以自守為本計而在西州似尤以收拾人心建威  
銷萌為本計弟腐儒也拘見小言不知足當軍前一畫  
否文官轍已廣閱人定多所轄文武將吏中亦有出人  
一頭地異時堪為國家肩大事者乎有之幸因風教我  
弟非能用人者或可持以告夫能用人者也率爾諸不  
次

答陳太僕

昔賢詩云流水聲中了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問寺高  
華環滁獻秀翁為簿領其間一何清絕脩然仙吏不讓  
昔賢耳不肖勞勞俗鞅揣分既踰省愆多有便須脫簪  
納履五湖七十峰芙蓉浸天又何慕環滁哉承問訊宦  
情客思稍似寥寂政如上界思凡塵緣未斷異日翁拈  
据民功應復念此矣函貺隨例返掌記所希慈察毋以  
督過青雲極目臨筆瞻馳

答董愈憲



門下西川之砥柱也彈壓調停以收軍心而急公家斯  
所謂實心任事者疆場之固比於金湯矣中丞公最知  
公苦心相與勑力分猷以惠此一方上何煩西顧哉承  
揮翰遠賁率此附復諸不宣盡裁眉萬里臨筆瞻馳

答李中丞及泉

鄉者九日龍山之會文酒淋漓真足千古厥後雖嘗一  
再遭之武林冠蓋雲來倉皇解維兩情鬱不宣也然已  
十二年往矣日月易得乃爾伏惟老公祖文武具足才

誠合符扞敵殿邦鞏肩背以鞏腹心勲伐甚茂即今樞  
廷恃力當守委心加秩賜金不足酬而長城鎖鑰不足  
喻也盛矣不肖劣且孀老公祖所知也業已久處非據  
而又令代斷望輕則厭衆難誠薄則動主難壅閱日深  
罪釁日積正恐一朝顛仆為僇知己棠陰舊士不知老  
公祖肯憐而策之否瑤函飛自軍前問年道故德意滿  
紙誦之恍疑整面敢不誦義損貶敬拜輒藉手以賀所  
希垂察厚幸凍筆猝不宣盡麟閣之身為祝加餐

寄孫太宰立亭

別老先生後凡四閱月而為言者所評語不云乎代大匠斲者希不傷手以不肖閭劣又久處非據宜其及也夫復何恨第兩年樞侍老先生若以不肖可比於人數也者所以薦寵拂拭甚至而不肖實亦事老先生如嚴師黽勉被濯纖鉅不敢苟幾以酬知己誤恩且無為銓庭僂乃結局竟爾爾此不肖所為灰心汗顏仰天而吁者也然不肖去志早已決矣妻孥早已遣矣杜門謝事

亦又四閱月矣而辯疏解印疏病疏計十三上都不得  
一旨三時困頓數口乖離蓋德薄才薄命薄遭會乃至  
斯耶竊計老先生必為不肖懊惱者故不惜披露一鳴  
諸下執事伏惟闔門萬福夢蘭產玉想當兆祥不肖瞻  
忭可知惟是國方多艱人各為政安得老先生起東山  
領袖同朝主張國是使宗社蒙祉蒼生被潤不肖雖長  
擯菰蘆中一蓑一笠何弗適也願言葆耄為天下自重  
南考功子假送母還率爾寓此瞻依積私殊不宣盡老

先生幸察

答范憲副岫雲

大今之才臣也蓋天予以文武之性而徘徊偃蹇閱二  
紀而始參徼藩古云拙宦丈無是乎雖然棟梁之材必  
飽霜雪騏驎之足必諳山坂丈踐更既久吏弊邊情炳  
如指掌自茲橫飛直上秉鉞開府殿邦扞圉之略直運  
斤而定游必而解矣弟至不肖處在非據以及於敗乞  
身之章雖累上累格會有日得請菰蘆中蓑笠自在猶

能沾河潤覆棠蔭也遠承遺訊同氣同心一何拳拳感  
誦可知損貶自來不拜非以避言起例并希亮在病困  
灼艾率然寓謝詞不宣盡臨筆瞻溯

答楊經畧滄嶼

日公請奔疏蓋仁人孝子所決不能自己者後命孔嚴  
練墨而行於是公於君親之間兩無憾也前旌何日渡  
鴨綠斧鉞專征真古今最勝奇事奇邁會須策奇藉報  
主上戰守機宜如制府兩疏所稱某道守其門及利用

步少用騎諸兵食料似已甚具顧區區之愚竊見昔人  
用兵往往用間用謀擾之百端或燒敵衆聚鑿敵船艦  
擾之亦百端此等伎倆人今皆安在軍前儻亦有可遣  
者耶法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不可不留意也今有通  
國所號為中行氏說者其人須以計好致之歸久之慮  
且詭死為後日患公肩背上事自鉅且艱斯亦其卑緊  
一著敢縷質之掌記者高明其謂何殊方異候勉旃加

珍

答龔方伯毅所

承諭榮獎慰矣羈人不幸復見此三殿異災天怒孔赫  
痛心駭目雖然上肯從茲省悟力求上理是中興一大  
機括也不肖病疏凡十三上而不一報或須俟戒諭後  
再瀆耳特此裁報諸不次

答周撫臺懷魯

不肖此行主上不遽棄而淹之半年士大夫不共棄而  
惜之若一口秋風薦爽秋水灌渠乘漲飽帆如困鳥脫



籠逸馬逗樞快哉於不肖足矣惟是異灾習見實政不行天命難諶人心易動杞憂接恤不敢以我身既去遂忘耿耿也門下剛腸直口小人所忌君子所恃都肆告竣計且過闕朝天臺端有人國是庶有托乎願言主持力圖修弭蓬窓急雨勒此附復臨筆神去

答李中丞及泉

不肖以避言引退而上以應變賜免輕裝出國門政如鳥脫於籠羝決於藩自惟生平極快無踰此時矣揚帆

潞河新漲新涼行人安穩扣舷發嘯真不知去住孰得  
身名孰親也老公祖聞報縈懷既惜既慰爰勤函翰飛  
使追送不肖臨流啓誦德意盈盈山中所不矢之沒  
齒有如此水蓬底勒此寓謝瞻戀下私百不盡一所希  
老公祖澄察金湯之身為祝加飡

與吏部四司

不肖蒙恩賜歸秋風放船布帆無恙遂獲攝敝衣冠入  
里門骨肉團聚萸鱸松菊往往而有則秋毫皆寵靈也

第雲霄路絕追惟故人知己盍簪奉履便如隔世永言  
惆悵送人還率楮寓謝國步正艱所希努力熙鴻為林  
中人光不宣

與王封司翼庵

鄉者傲天之幸備位兩曹獲與吾親家共事自為可藉  
手寡過矣而卒及於敗則其命也歸來泉石亡恙明農  
課子儘足自愉悅第願吾密親揚駿策鴻顯名朝廷當  
此多事之秋用士之日外計伊邇黜陟司存加意愛惜

母以一青廢人則亦古大臣所為以人事君之用心也  
何如張氏母舅周氏僚婿想過從不異率爾漫及不次  
與同鄉京宦

不肖業以杪秋還里門松菊在園枌榆在社親知相勞  
苦酒卮蟹螯往往不乏不復知人間世尚有榮辱毀譽  
事也意門下念之甚謹托數行附謝朔風漸勁仰惟慎  
重起居以迓台禧林中人不勝瞻依

答趙中丞寧宇

半月中承損貺者再老公祖則勤于施矣第不肖赧於  
拜耳選郎擬升未得旨而推代者想白已丁艱乎南推  
請復留中恐又作客年故事事之難為真未有甚於斯  
時者也道路流傳東方大失利不肖尚未見報果若所  
聞我軍進退維谷轉輸徵發害且將移之根本矣金甌  
完器良多後憂奈何老公祖求才扞圉無所不綢繆仰  
見當事者心獨苦耳率謝漫及殊不宣盡雨雪應釀春  
寒伏惟百方葆嗇臨楮增戀

答史憲副緯古

日見報公江推不下而川推下矣蜀道實難叱馭良苦  
私心為咄咄久之雖然錦江花縣甘棠在焉公有宿緣  
此一方耶即自茲用久次開府其地何不可也聞所主  
倉庾所駐會城扞邊采木厥責匪萃差快人意願以時  
早上慰西人想望銓郎槩逐銓法半更而銓政遂大通  
夫通矣雖逐且更庸何恨乎第徵書尚閤礦令未收儲  
慶仍俟新宮軍興久耗屬國而江南數郡春潦夏亢民

已乏食官猶索逋其如何林中人一葉五湖自可樂饑  
不關世事聊為公等任艱大者一私寢恤耳不腆奉掣  
一袍以祝非以賀也惟公涵焰幸幸相望益遐臨答如  
割嚴程溥暑慎旃加珍

答江吏部涿蘿

銓庭自文昌首曹顧四三年來幾以為懼府矣頃主上  
一切變置凡所登進既稽衆選復荷親除任使彌榮壅  
闕亦決此一時也豈非甚盛隆際哉不肖德薄命薄待

罪當日不獲逢時遇合而幸從林中間老父母妙簡之  
旨神氣之交狂喜不寐徒以多病墮落一箋之賀含志  
未伸乃老父母賜書志眷分貺惜別斯情何情令人刻  
感使去先此寓謝錦帆北上決由梁溪不肖當駕小舸  
遮前驅致登仙之戀也瞻承不遠詞不宣心

答趙中丞寧宇

節鉞借江以南蓋四三年於茲矣雖天災歲有國逋日  
急而元元之衆猶相與勤生保業不即捐溝壑者秋毫



皆老公祖撫循力也今應召矣赤子去慈母其如何不  
肖久托二天瞻依攀戀之懷不在諸父老子弟後而以  
善病未獲走句曲詣軍前一展情愫即衿紳禮數箋箋  
之賀尚未遑也而使翰業儼然下矣老公祖無倦施我  
奈何疏節媿悚不可言肅此附謝移駐小遙投誠有待  
茲不宣心

答吳憲副挺庵

惟丈以郡最聞書抵第也實有損貺弟隨例返貺使者

約以時作報而風波吼地至矣倉皇杜門不復問曹事  
使者亦不索報竟去永惟至懷闕焉到今無官身輕暮  
春積雨中嘗故棹武林西湖望三衢數舍而遙無從一  
覲使君威儀以為恨茲辱書恍疑從天讀之如暫與故  
人班荆而談也緒葆光詩所從游酒間花下諸高唱皆  
在焉盍簪聯鑣恍昨日事而已屈指十六年往矣睽今  
聚昔浮雲逝水之感真不勝情丈所在著聲蹟儒用光  
顯追惟弟在事時幾與所司議借丈文衡志未酬而身

先退此古賢所為羞獻納也顧弟已矣而丈勲業方霞  
蒸電掣林中人分華割榮長此未艾願言努力以幸同  
志貺惠敬拜不知所報占答增仰

副

丈家教家學英雋趾接甚盛次郎即微根柢之容何至  
按劍而遠勤慈心也業已如指傳致朱郡公其必能若  
吳公之引汲洛陽也春時弟嘗詣湖之菁山一拜屏翁  
座師墓下便與其鄉紳若朱襟江侍御錢繼修寺丞凡

四五輩集其嫡庶四子請於師母吳夫人再出其分授  
田廬舊籍重為開列名使實授仍用諸紳名為盟言申  
諭以和好之義而庶孽向以其生母經死有詞訐其兄  
事在按臺亦為白府公乞其准息以上按臺遂批允似  
可相安矣而頃聞庶孽復為狎客訟師所蠱將所受產  
賤直以售聲言欲俟新直指新憲長至更端起釁不兩  
敗不止嗟嗟屏師不知作何孽而其後人乃自戕害以  
至斯極也弟林居人無所効綿力丈儼然上官門牆誼

不薄有可消於未然救於已形者無惜九鼎度賢者所  
不能自己也因風落墨比於促膝惟澄察幸幸何當合  
并臨發瞻邇

答錢郡丞培垣

芳訊再辱丘園增貴矣不肖弟竊自念進無益於時而  
退乃有以自樂床頭綠酒履底青山夜雪曾乘春雲可  
悅君平已棄世世亦棄君平真不覩身外人間復有所  
為榮名厚利者也弟已矣丈夫雄才偉器屈而丞郡且屈

而佐礦役伐榛莽破巖壑前有虎後有狼昔人云正  
惟賢者盡力之秋良有味乎斯言故知彈壓撫循苦心  
費調停耳勉旃努力終美業為林中故人光寵損貺非  
所敢承謹拜吳越一刻病中作報詞不宣志臨筆瞻邇

答袁遂溪越畸

去歲遭公武林之許倉皇分手恨不獲呼濁酒相勞苦  
也歸而乃知兒輩拜有幣貺既感既媿竊惟嚮者河伯  
無賴震驚下吏實公用不肖故逗遛以及於此不肖至

今以為孽而公顧以為德殆長者之言乎海邑彈丸業  
萬里朝京師而猶令遘反主爵者所以處上才似少調  
適今珠使再遣鮫人泣波塞詔甦瘼賢者苦心可以想  
見矣不肖春來病苦交侵殊無好懷手芸翰恍與達人  
暫對聊藉為慰割俸達餉將毋太損疊拜增汗人還率  
此寓謝不腆佐衙齋小飲且昔人贈江南春之意也非  
所為報臨筆神去

答吳太府鳳麓

門下古心古誼較然不爽此吾黨所信嚮而一麾出守  
遽罹於讒以免世豈復有公道耶嗟乎直弦曲鉤之喻  
侯封道邊之嘆古之不可行於今也亦已久矣去春不  
肖有事菁山遂從顧錢諸薦紳為白鵲之游已復眺翠  
巖在雲際欣然欲往問道所經則通德里門也愈益飛  
動而雨岑岑來迫人不克成行至今悔之如有欠事焉  
門下家湖山間扁舟兩履野鶴孤雲安所不自喜勝隼  
旛熊軾遠矣不肖以讒去官與門下同而恨城居境不



與意會望門下猶仙凡隔也謹因芳訊而報所艷於門下者如此何當藉草一相勞苦臨筆瞻馳

答曾中丞景默

始某登朝則嘗從建禮門望見明公光儀已明公守雲間河潤九里惟吾梁溪亦得漸被焉顧不勝情也未克一御元禮為恨後二十許年某業解職歸而明公始乃繇浙藩開府中州天飛淵沉自以無復通姓名於掌故之日矣即不意明公一日而忘年降貴千里走書訊僂

民菰蘆中嗟乎某之不適於時也雖春明舊游慮亡不  
遺核唾棄者而明公不唯胸臆注之而齒牙潤之而封  
題賁之斯與嗜痴何異某一誦一感一悲矣伏惟明公  
手鈇鉞之寄肩腹心之重丁饑饉之仍叢採權之擾然  
而兩河晏如四郊無壘誰之賜也非夫才與誠合孚格  
運量有妙於不言捷於不令者耶俄晉而秉樞衡當危  
疑回天捧日社稷之功行於明公乎觀厥成焉休矣幸  
而卒獲通姓名於掌故惟是死灰不再然敗績不再驅

念更欲奉履綦於典謁決靡有日也長者之言永繹增  
媿不腆藉手展微悃非所用報并希慈察望望倉皇占  
答詞不宣心

答趙撫臺寧宇

不肖竊以謂當今之時朝政耗廢士氣消沮此亂萌也  
而方內尚晏如此係祖宗法度嚴密兩臺提衡飭紀藩  
臬大吏受成稟式郡縣仰流奉法大小相維上下相制  
截乎肅如成憲毋改故至此假令兩臺先不安於上今

日杜門明日謝事亟去以為望事益不可為矣老公祖  
辭疏既以上度必謀溫留留則不可再瀆蓋瀆則上必  
厭厭則中格不即下不下則進退維谷事不無閤澤不  
無壅畿內何地鎮撫何官不肖前見總漕公累辭不下  
幾一年而淹日後得留旨便幡然視事頃枉車騎顧不  
肖河干不復瀆矣良為國事為民瘼不得為其身也老  
公祖以愚言為何如統惟台慈垂察

答沈州守瀛壺

不肖此歸山之東西湖之南北從此皆為我有不復問  
人間世毀譽榮辱事矣倭北不逞而南之圖以為憂此  
公為南人憂耳不肖正恐其大逞於北而不南之圖也  
何也不北而南於吾輩為剥膚然其志小逞北而姑置  
南於國家為扼吭其志大傲天之幸與祖宗之靈倭酋  
猝死其國內亂是中國息肩時也楊陳二君一將一監  
固皆傑士第未審遭際若何良為念之承賜翰相勞苦  
一水盈盈宛見舊知謹附數行謝惟亮察不次

與趙郡丞

敬啓吾師屏麓公家門之禍轉眼三年非使君以公心  
直道護持於上孱然四孤久已作覆巢卵矣如天之福  
幸延餘緒以及今日秋毫皆慈君賜也顧院詞一日未  
結訟師蠱客一日側足而窺反唇而構履冰緼火後憂  
方大今四孤幡然悟離間之非忠痛凋殘之日甚如夢  
乍醒願還和好其親族輒為具息臺下以請所望大父  
母特批准息中院早豁非獨范氏一家數口更生再造

遠近薦紳之族當無不誦明德亡窮也至其孽子分業雖半已浪費飽奸人之腹不肖業與王僉憲錢光祿諸君重為料理立有簿籍併用封上惟俯賜印結諭令永守尤荷世澤不勝門牆之誼率干掌記皇恐不次

與方按臺岱陽

不肖還山以來絕不聞戶外事而情累有所不忍見分義有所不忍避不得不為調停收拾者則敝座師范大司成家門之禍也前是范師既以身殉難而其妾又復

用小忿自經奸人鼓掌奉若奇貨結訟鬪捷雖其母子兄弟嫡庶之間骨肉一家無終拆理而構者必欲從旁離間以收漁利益兩年於此矣以故前按臺即准有息詞在郡無有為請命者不肖頃過其家師在殯未葬也師母哭泣告訴若不欲生凋殘喪敗之狀真使人傷心酸鼻不揣輒為召集鄉搢紳之為其密親者呼嫡庶四孤而以衷言感動之四孤唯唯復為料理其分業使各有籍四孤亦如約遂申懷郡庭上狀台臺台臺仁人孝



予之心披此牒也其必憫然哀憐樂為批允矣臺察崇  
嚴不敢竟白謹藉手醮臺寵靈仰干大造伏荷推恩榮  
感何可言鄉搢紳聯牘并函上統希賜省幸幸不勝門  
牆私誼冒昧塵瀆臨筆皇恐

答李學憲雨亭

邇時文體決裂士習狂誕而司衡量者又往往導之無  
論他方即頃者吾錫童子一試所褒然居前者侏儒鳩  
舌幾不可解弁髦經傳首鼠佛老長此安窮丈於此道

故極精深茲身為範模願力挽頽波獨還大雅為四方  
矜式也林居寂寞忽荷芳訊使去逼索報殊不宣盡

與邊太府南亭

林居多病不獲以時上郡展起居之恭耿耿而已故中  
翰餘山秦君柱過邑諸生聯牘舉祠鄉賢蓋公論也秦  
君素厲名節曩吳趙二公之被杖也血肉狼籍平生交  
知鳥獸散去秦君獨挺身守視為進粥糜調醫藥護持  
其妻子緹騎偵者旁午至弗為沮也二公賴以生還而

秦君卒以是削籍此皆弟耳而目之者秦君義聲聞士大夫間用此若其博雅好古識奇字妙書法秦君雅不以自多亦非海內所以多秦君者今茲之舉起靡振懦義有攸當老公祖不惜華袞俯為批允風化幸甚厥子孝廉延蒸悲其父之生而以直道棄也而沒而以公道舉於其行輒附此數行弟臨文不勝拳拳

與何州守近邦

憶丈曾駕雲輶飄霞裾翩然臨我衡門也坐譚不須臾

竟去難可復留矣蓋若仙雲蒼茫十餘年意丈當已踏遍五嶽息影瑤池十洲之上而頃見名字忽復辱典州豈主爵者修漢晉間王喬許遜故事而丈亦庶幾藉此積功行救人度世耶夫丈則亦所謂仙吏也弟無官矣依然此凡骨丈何以被濯之偶弟之同郡前輩後翁吳太史公以一札來有所請於主吏語具在其札輒封上寓覽太史公弟諸生時所嘗北面請業者其文章號修五鳳樓手而其於人世比魯靈光丈幸有以處之率爾

諸不宣

答常中丞心吾

武昌魚腹中剖得丈素書丈憐我艾耶洗却四十九年  
之非署將七十二峯之長菟裘堪老叢桂可攀以方畏  
路風塵孰適而安丈遂舉兩郎即丈能自力亦何可謂  
非歸來閒居之助語不云乎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方此桑孔雜進中外驛騷之穰戢羽弄雛俟時之清何  
弗可也然弟業且抱三孫丈似須終讓我一籌顧弟所

脈脈艷丈者丈獨擅板輿萊綵之娛耳明貺美人之貽也其安敢不拜惟慈察幸幸班荆何日臨發神去

與沈少參遂菴

別去忽忽半歲所蒹葭已霜懷人為勞茲南昌劉茂才一磨其先公見雲侍御吾師也師按吳時最好士羅四郡之彥課文中吳書院中而不肖與焉獎拔寵異頗越倫類不肖服義佩恩三十年来未嘗去心也頃茂才謁則師母夫人業垂垂耄矣而家赤貧至不能七箸廉吏

可為不可為使人悲心林中人無所從振之於其行聊  
為搖筆告吾知己西江浩渺公儼然其藩大夫儻能斟  
升斗水活涸鮒猶為有德於不肖也率瀆惟留意諸不  
次

與支中丞簡亭

林中人不敢言天下事楚人剽輕多怨三湘七澤之間  
洶洶嗷嗷獨以大府為天耳願丈以一身救萬姓也茲  
胡岳州旦弟老門生也在事可兩藉藉丈之靈上下似

相安而不勝病病為下血蓋宿孽也骸骨之思愈迫以切走急足梁溪促弟書為代懽弟讀其手札使人瞿然感動寓一牘乞恩掌記來札亦封覽夫病不能其官而亦不縻其祿此其與漏盡鐘寂而行不止者不亦什伯乎哉許之亦足以風有位者大幸與直指公議沛然為一題也何如寒窓搖筆詞不宣心丈幸察

答朱太府午臺

遙聞治郡清淨寧一不以簿書刀筆見功而定變應猝



不動聲色而羣不逞就縛此龔黃之伐也顧教寧輯和  
釋其猜疑消其反側却須更費一段功夫又聞後房罹  
墮胎之厄公頗為煩惱不肖切以為無庸也子息比功  
名自有其時乘勢據要正可行陰德活人救命夫行德  
亦非一意柔慈安靜之謂拔薤去莠以植嘉種是一方  
行所皈依也而於自身受用處小不當意直情恕理遣  
無以撓其天和凝和導祥玉麟之符源源乎其來矣何  
如承飛箋損貺率謝并布積愫幸惟澄照

答楊參戎

客有言玉浦將軍業參戎粵西者不肖手報而色喜可知也竊以公必且頓旌旗故山為桑梓光而函翰飛墜似將繇長江湖流而南雄風破浪大是快事國方多故丈夫政須乘時樹勲取斗大金印佩腰間耳其惟努力不肖嘗聞粵西苦猺獞獞亦苦官府左右人好利而武人好功好利故往往狐假以脅嚇彼夷而又假為夷不遜語以怒官府而好功者執戈矛隨其後矣芟夷一番

功賞繼之嗟乎如天道何聖人不云乎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公儒將也故敢以區區之愚進不肖菰蘆棄物日與漁釣為伍黜陟理亂久不聞矣翰示所稱執大義以成直名詞指何居不肖莽不知其解也明貺藉手以賀所希澄察臨筆神去

與施嶮縣麟陽

不肖雖投閒然未能避俗雖習嬾然亦頗好游城市應酬林泉眺賞往往相半以故順風不乏而音訊闕如祇

餘耿耿耳吾先師小傳不肖非忍擔負竊以師名節治  
行狀中所遺者正多毋論其全即不肖諸生時所聞於  
郡邑父老者尚有數件皆古循良而率不見載其微言  
盛節師弟發之偶然出之無意而實有非淺夫俗吏之  
所敢望者自以為非不肖不能模寫而非身逸心靜幽  
居清夜不能伸紙搦筆也且不肖於前所言數件外更  
欲一遍詢郡邑益所未聞然後構結大兄毋惜寬限誌  
以系玄石而傳以信來世不肖寧詳毋略故寧遲毋速

此區區服義酬恩之至心也師儼列鄉賢此自月旦之公為善之報而亦大兄孝誠之事也率惟諸不宣

與朱學憲恒岳

別來又一易裘葛矣吾山林日月尚覺如馳矧公翱翔皇路者乎茲有私於執事者故長樂郁令文周不肖之密親也頃其邑人來言樂之士民哀令之勤其官而死也謳思其遺澤而不能忘也合詞言縣謀俎豆之學宮縣言府府言學道無曰不可者道用故事下府覆核而

府文未申請故有待公以間為大府一言早為持議適  
觀厥成以順羣情而風循吏亦甚盛舉也率瀆惟留意  
不次

與郭副都希所

茲同里嚴侍御應召而北有一段情事慮不能自言之  
端公欲弟代言而弟亦以丈故念我即破林居例通一  
訊非過乃為白諸下執事侍御蓋鄉者有老母今母以  
壽終而未入土也意又不能無絀鄉者艱子今有子矣

而在襁褓也意又不能無絀自惟臺臣持斧攬轡東西  
南北惟天子使惟端公主其曷敢擇便而猶搖搖心旌  
誠恐一肩外差丁今時勢瓜及而不代瓠繫而不食家  
國兩阻誰復可告語者爰托傲靈特與一京差聊以報  
効稱塞以俟時至而請告焉倉皇上記詞不宜懷

與王太府慎軒

日奉書為宋學博孤寡乞靈祈哀也不審遂聞諸掌記  
否茲因三芝別駕遠道上謁輒復寓此別駕弟周親也

自言曩佐貴郡屬丈行服在里相與甚深感舊徇知蓋  
二十年一日焉今其晚景蕭索足不踐公府而不忘輕  
舟車犯霜露懷刺走姑熟庶幾望見故人知己褰帷露  
冕之盛斯其義尤有足多者惟丈省察幸幸弟近况殊  
惡別駕定能口之不具陳

答李尚寶元冲

客秋兩兒以報牘還且攜有損貺甚厚又具言老父母  
所以遇之甚優而不肖額手可知也顧其時兒長者病



矣而延至逼除遂不起是兒雅劬於書人亦修謹頗為  
大君子所寵異而竟罹此是不肖之薄德叢孽以干神  
譴而弱家祚也復何意山中聞老父母業北轉夫茲轉  
猶銀艾也而已陪九列促大卿矣節鉞樞衡階序可循  
崇高易致辱在宇下良為色喜不肖中廢永棄而老父  
母故借之曰澹澹美稱也循省何以當不肖自署直嬾  
耳何如次兒不量頃亦備數國子不知曾一候門牆否  
當此戒裝遠承記憶既感既誦倉皇作答未宣積悃容

嗣展臨楮瞻邈

與吳建平文石

日承停撓見貴暫獲傾倒良慰積濶第為別甚遽使人  
悵望耳直指薦剡想已哀然借重此中邸報濡遲尚未  
得見懸懸可知劣矜敗羣奮勇擒得神君異政遠邇想  
望雖然嚴子姓之往來以塞疑竇寬詞訟之納贖以杜  
議端與博士弟子更始矜其弱者而拔其穎者是防讐  
而保譽之法也高明以謂何如陸光宇舍妹夫有事漂

上以間過公不肖已為道明府清苦狀矣聊寄此令藉手諸不言盡臨筆神去

與徐泰和惺勿

曩邑父母楊二尹使還曾郵一牘展起居想已達矣公大才治此山縣舉墜起廢一新耳目而易心志昔之所謂三不在者必且懾神君而各還其所無復闢出矣度斯之時吏民相得上下相信薦剡交騰譽聲四馳異日奉徵召備臺省可不筮而決也願言殫力以終美業茲

有所請故宗師新建謝虬峰先生以癸酉首舉不肖科  
試者也是科不肖遂舉於鄉其明年吾師被讒下遷又  
十五年而卒銜恩服義秋毫未有以報也頃其子諸生  
天覺不遠千餘里謁不肖問而知其尊人尚未成葬傷  
哉古負土起坟若侯芭之於揚雄桓榮之於朱普者彼  
何人哉自維身伏林莽無氣力可以振之貴治境頗密  
邇不揣令投謁門下倘肯以不肖故而推隆於其師因  
推隆於其子得少借河潤以佐窀穸公之陰功濺澤施

於幽冥光於簪紱矣不肖不敢忘吾師其忘公乎率爾  
塵瀆搔筆媿悚惟亮

答解茂才

別來忽忽兩月追惟公不遠千里去其鄉而求經師為  
青雲上計非大有志者其肯務此此江左士人所心屈  
也至其借榻僧寮經年屹屹毋論世俗所趨走即山水  
間適亦不少瞬公之志於是乎專而其心於是乎勤矣  
一水相望無從再一把臂良用悵怏而華箋以歲端遠

辱爛焉多儀貴而臨之何情之眷眷若此念之惟有慙  
感聞公旦夕且駕道試必得高列不筮可決顧亦惟是  
場中大業不可不早構制義大體段據不肖頭巾見識  
稍可為公亂道必欲求其奧窔只於名家墨卷中細心  
探討而無襲其惡談字樣以觸時禁是為要著若課誦  
之餘仍將十分工夫內分得二分取史傳成段好文字  
朗誦細繹筆頭便另有一片精光一團古意庶遇法眼  
能刮目也何如不腆聊侑緘亦希莞存修途萬方慎愛

與章湖口繼楓

公之為湖令雅得彊項聲無論士民度上官當無不以  
重公者而自覲後可數月宦籍俄換一主名及跡公所  
擢處而又不得也豈慕彭澤風流浩然賦歸來耶至今  
未悟所繇耳茲吳少君山人客死敝邑遺言幸葬我惠  
山下不肖為行求一二地而厥子弗善也曰必返骨祖  
壠傷哉赤貧忽忽且五閱歲而後不肖始獲佐少葬資  
使扶而南遣一力護焉念少君屬纊時揖而曰楓山先

生候我矣斯亦或其生平宗依一念乎敢以告公厥子  
顯而屬此行或阻陰陽家言或其宗人從中生他端不  
令成葬便復作畫餅公毋惜正言一救正也間貴同年  
葉見心孝廉是其舊親亦以不肖意示之何如不克另  
啓惟傳致幸幸不次

與陳州守

雪途邂逅停橈對酒四峯嶙峋正映玉人勝地勝緣至  
今為快入春忽忽不怡爰同友人彭興祖為西湖游朱



侍御按察二君亦追及之淹留十日桃花正妍席中恨  
無五馬使君相與品題歌咏為蘇白二刺史增一段風  
流耳東還興祖忽言與使君舊好也願一謁聞吏望威  
儀不肖私尼之山城如彈丸訟庭如水郡齋如僧寮也  
不如無往顧其迫尚平累計無復之必見故人而後抑  
心焉遂搖筆勒此牘即無可佐游子急者下榻啜新茗  
揚摧風雅亦賢太守清事也何如不具陳小苦目青草  
略幸亮

答胡方伯瑞芝

鄉者徐增城行服歸姚江曾以翁丈書見報且荷有損  
貺感誦可知第八粵鮮順羽無從聲謝耳客秋邑子鮑  
海康覲還附一槭鮑於行間調閩之同安度不克手致  
然此一槭者亦未以返未審浮沈作何狀也川途阻脩  
白雲在天吾同氣同心即通一音問往往不時到矧敢  
望聚首促膝乎哉弟德薄祚薄一長兒頗能讀書而丙  
午冬一疾天衰遲冷落寧復堪此頃勉作西湖游一散

幽鬱而使者忽齋翰牘自梁溪追及之六橋之畔八行  
從天下大奇事此中實翁丈舊治弟從花下啓函讀恍  
對玉人綠鬢行春時也弟已矣吾同榜兄弟眼前地望  
可節鉞寄者只翁丈暨晞陽左伯勉旃新命為故人生  
色也果以入賀行勿惜由吾吳三十五年老兄弟得一  
披對何幸吾九龍二泉似不惡弟掃石待也旅次不以  
一縷將有媿而已想蒙鑒亮

與周撫臺懷魯

積雨不肯休晚麥化為萍梗想見老公祖恫乎其憂之  
深也夏災例亦須一題乎敢問

與錢司理惺復

頃質兒賴老公祖前拔以獲青其衿為若父者不啻滿  
望矣吾先師施先生祠事不肖舍之廿年而定議今日  
光生俎豆懽動門牆夫昔以我師而名一時者何人今  
以吾師而名千古者何人感激之極不覺涓涕此宜百  
頓堂階以謝而憲節輻輳車騎晨出而暮還不得聞也

又虞以褫職累閤吏輒勒此先布下悃執事者卜日入  
祠不肖尚當從都人士後快覩盛舉并展私悰耳期會  
甚繁毋煩批答謹白

答蔣侍御

法從還朝停驂下訪此何情也蓋誼篤葭莩而光生薜  
荔矣臺除頃之俄借離斧彼淮之南江之北實亦吾鄉  
真翩翩畫繡哉書來從天雲樹之思想見真切軍國大  
命爰藉澄清惟是一閹侵權羣商剝髓調停整頓難且

萬倍吾老親家赤心白意亮節鴻猷必能使虐斂潛收  
頹網盡振也願言殫力以答主知山中人依然嬾困所  
慰國儲既定內轡全消一丘半壑無妨穩卧耳損貺敬  
拜佐蠟屐資栢院森肅不敢以長物將報額手而已率  
然勒謝詞不宣懷

公與京宦

敬啓江南橫罹水患慘奪農時積潦不消無麥無稻災  
民愁苦危急嗷嗷洵洵之狀撫臺周公祖業拜疏闕下

而老先生肩荷國計民生之重素勤已饑已溺之思度  
有驟聞而深盡之矣生等伏在林莽何敢越分置喙以  
干台聽惟是敝邑號居蘇松上游水之來似可洩而其  
幅員東北負大江而西南逼太湖中間若芙蓉似陽濠  
蟲諸湖清魚蘇舍黃郢諸蕩亡慮以十數實四滙之藪  
也夫江漲則暴湧湖溢則倒灌凡自昔周文襄所並湖  
蕩塞而為田者蓋彌望成巨浸矣以方蘇松略不減雖  
嘉靖初遺老聚族而泣以為此異災絕未經見云今三

吳億萬生靈垂斃之命全恃主計大君子閔念根本調停拯救以廣德意銷亂萌生等身同樗櫟心軫枌榆居鄉言鄉不能不為煢煢子遺祈恩廟堂丐沾溝壑也不揣僭陳臨發皇恐

與施嵎縣麟陽

自使者行後今已三四月弟每以玉體為念而不得一耗懸懸可知吾大兄善自調又方為嵎人造福天祐元吉想飲食勝常矣先師俎豆事錢理公纔署篆便以此



為意而頗牽試事四月盡乃得申道道上之學臺則已  
按吾常為五月望間矣卧而至下旬而後得遁入學臺  
初若以為此良守吾所習聞也胡呈之遲不無疑府尊  
亟傳示諸邑令邑令傳諸生於朔日進稟夫事有久而  
論定者正此類也如嘉靖初應守凡五十年而俟施守  
來而入今猶其近者耳學臺唯唯吾固幼而習聞之若  
龍城樂育稿大佳此之宜入不待深言矣發武進案暨  
覆試童生後弟以叔兒倖進謁謝且為先師謝渠復問

胡呈之遲也弟乃以情事告之吾丁酉以前在仕路也歸而與大行周鉉者約擬於龍城舊基買尺地為專祠而費大不克辦此基尋為歐陽守買去為先賢祠又欲於其旁附一祠而歐陽嫌為已地避弗許已而大行物故矣而吾亦遂有長兒之痛作念本大舉事反遲遲者則吾罪也學臺亦唯唯此為六月初五日其申文則已於初三日批出矣武進諸搢紳亦以是日謁見無不為先師聲謝者蓋喜動門牆懽騰士庶云敢錄其批詞上

聞錢理公業見約於入主之日來見示吾約及武江宜  
三縣舊士皆已略訂之於其日集衣冠送入祠當不出  
此秋孟偶敝邑尉朱父母人還因寄此諸不次

與周撫臺懷魯

日者斃一亂民而哭市帖然建威銷萌百城禔福矣憲  
諭通外米禁內米無非為元元謀長算遠而敝邑馬丞  
乃以遵禁見告夫不禁以為上棄我而禁又以為上厲  
我民情之趨利而多變乃爾救荒固無奇即有奇將安

施乎士紳頗為丞掇腕敢以聞上灾疏何久不下想見  
老公祖盱衡而搖旌也主計者儻垂意根本或便當據  
揭覆請秋暑尚稽軍前一謁稍涼即走候草略不既

與陶大司成石簣

春仲曾赴朱午臺憲副約一游西湖蓋不至此十許年  
矣念欲邀公涉江相與傾倒積澗而會境上諸大夫漸  
來物色遂鼓棹而歸耳客有言後房已得雄者不肖聞  
之喜以為慈白在堂含飴當極歡是天之昌仁人而又

成其為孝子也有順羽幸示以慰甘撫臺早晚得代矣  
施嶧縣久為公所獎賞此自得諸口碑而資地限人上  
官或不必間公一方山斗無惜九鼎力專精推轂倘遂  
獲登薦剡是為山城植良令以風有位亦賢士大夫家  
居盛德事也然萬勿言不肖有托重意不勝世誼爰干  
清聽臨筆瞻遡

與王憲副慎軒

憶征帆道梁溪必停橈一問寂寞此何情也獨恨前番

翁丈以賀還蓋脈脈長往矣而飛渡不泊後會安可期  
悵望如之何昔人每嘆林下無人以翁丈資地望實不  
難計日月待節鉞而飄然棄之邇邊南亭年兄亦復然  
何吾黨諸兄弟之勇於退也鴻冥鳳舉政不遜繪麟勒  
彝之為烈耳別來遙惟起居萬福宅近名山赤城如霞  
翁丈躡履曳杖行吟翠微亦曾遇異人授長生訣乎弟  
塵心凡骨不克從游念之媿焉茲周大行之婿譚甥京  
感誦恩施不遠踵謝聊為寄此之子誦文戰而又食貧

不識大行同年之為州縣者能稍振之否翁丈能為一  
借鼎否惟裁幸臨筆神去

答高太守衷白

權璫之惡言官攻之言官之公也主上撤之主上之明  
也夫既已撤矣即使守土之官果護之出境亦守土之  
官之分也循職而行易地皆然必羣起而辱之而後為  
快干主上之明威貽一方之慘禍所損國體官常政復  
不細奈之何今朝端之論不參職掌而必以雷同為賢

林莽棄物不識忌諱見解如此左計中傷之說辯揭不  
得不爾人各有良心世未泯公道安得以刑餘隻詞而  
據以陂官常定人品其亦舛矣矧案牘具在抵牾非一  
搢紳父老咸能訟言之此可徒耳目襲取乎業已視事  
無前却得喪命也毀譽時也吾無媿於心無媿於天俟  
之而已承下問率以質對惟亮在不盡

與蔡臬副梅巖

與丈別不省在何年其不相間問意自繡斧按畿南以



後便成曠絕耳追惟長安中聯鑣捧袂兩皆青鬚弟今  
者鏡絲如銀雅不乏林下風氣不知使君起東山建節  
海外作何面孔也海外亦是丈繡斧巡行處此番舟渡  
中外望威儀崩角帆前作何光景殊以為念幾謀飛數  
行一展積思會儋州陳倅允培隨牒而南聊為布此陳  
吳人嘗事弟講業與其弟故上虞令允堅齊名廩於學  
官久之不遇抑志為此官波心天末弟勉之成行者恃  
丈為蓋載耳惟是其尊人封公老矣亦以此頗慰意所

希推恩垂盼幸厚萬里裁書臨臧軫結

與陳吳縣石湖

鄉者以謁賀撫臺舟泊吳胥門猥蒙老父母臨況津下  
損貲見餉甚寵甚隆自惟不克倒屣候迎迨走謝又不  
克奉袂暫聆玄論也至今耿耿茲不揣敢以民瘼聞之  
主計者某之先人實墳於治境之二十有一都頃以掃  
松至忽有父老百餘輩環而言荒瘠狀良苦謂此山中  
田三千畝緣秋早鮮粒收而掌賦者報以為熟雖罄家

無所抵牾得改折占曠蕩恩也不肖慰而遣之有慈君  
在吾隔壤不當言未同不當言而此輩迫之愈堅至相  
隨不肯舍某於是乃不得不為言也語具在其稟揭中  
輒封上塵台覽竊惟畝而止三千以一邑計數殊不多  
老父母家視邑子視民稍為勘驗軫恤以活此四三圖  
子遺似亦非難事在一垂仁用愛而已率瀆清嚴容專  
造請不宣

公與甘中丞紫亭

伏諗跡榮楓陛祇召棘庭即晉而參秉樞衡光調鼎軸  
後命非遠海內顓顓望太平矣生等辱宇下久同心慶  
忭倍萬恒品而竝以媿嬾不克拚五日程展謁軍前修  
燕雀賀瞻悚亡以喻茲不揣竊有所請施嵎縣三捷者  
生等所受知故敝郡守龍岡先師之子也當其為孝廉  
時束身最檢飭而又練事茂才智頃去為嵎甫歲遙聞  
嵎之人慈母愛之嚴父戴之以為自有嵎無此良令也  
老公祖耳目甚遠揚激甚公度已蒙物色安所須生等

言顧生等不敢忘先師則亦不敢不為嵎縣地仰惟剡  
書報命懇望推恩一顧品題登薦彼資格固謏薄從此  
便得自拔濟伍印首信睂一志竭節以報知己而生等  
門牆舊士檇櫟陳人亦藉手効毛髮矣其為華寵與躬  
被之何異謹九頓奉聯牘托同門湖州陳憲副郵上干  
冒崇嚴臨楫不勝震恐之深

與王憲副玉沙

惠泉言別離愁雨色黯黯昨日事也追惟明德雅懷謀

邀我為雁蕩之游而逡巡未諾今衰且憊矣即猛然扶策往誰適為主者以此則嘆山緣之薄也老公祖自參蜀藩凡數歲許始晉領右轄淹矣然地位既崇望實彌重斧鉞之寄近在眉睫顧不知吾吳百萬生靈猶得儼天之幸偕衣繡來威否意老公祖以潤州為并州其亦未忘江以南山州民物也茲談龍安如錦分符西上不揣郵一牘稍展積潤龍安實不肖密親用任子至此官向所居職並克砥礪以剔弊蠹有聲蹟如天之福獲出

鈐下度決能奉要約為徼郡良牧以無墜其家聲也尚  
希覆露使有怙恃不肖臨發不勝瞻依

與張太府岵望

曩獲於留都曾一再相聞問高山之仰良愜我心乃五馬  
趨信州而不肖不知以何適不克攜一觴祖之河梁也  
蓋至今媿矣伏惟雄文亮節卓然為吾吳有數人物而  
又以才望守茲名郡遥想驅車問俗露冕行春謠頌洋  
洋七城一口維桑與梓實有榮藉偶通家子費茂才元

祿以徵文至於其人還聊為布此茂才尊人為故太僕  
唐衢公不肖典浙試太僕甚推隆不肖也以故茂才與  
不肖有交云茂才固才子少年富撰述所為詩若文四  
十卷行世膾炙矣其操行又凜凜用太僕遺教損田宅  
祠鵝湖四先生賴使君持議以成盛舉不勝知己之戴  
托為聲謝肯陳豫章為徐孺子設榻勝事炳千古此足  
當之乎率爾惟慈察不言盡

答吳建平



久不聞問此心懸切適得芸翰知士心已寧民情允協  
學臺既降顏推矣而道尊開薦復破格綴數行於下喫  
緊痛快其用力至矣覽之不勝喜慰十月間曾以振寰  
別駕中讒貽書撫臺因道及公渠答云吾生平御屬吏  
未嘗不嚴而處之未嘗不厚總之取其新不計其舊匿  
其瑕務見其瑜今吳建平可概知也觀此則其屬意於  
公明矣幸靜聽之然公在事須倍萬嚴密倍萬檢點戒  
家衆之往來慎形迹之疑似必終日兢兢常如對陣者

而後可以保此終譽也輒布腹心所希采擇逼除遠荷  
損貶爆竹椒酒飫榮施矣敬謝敬謝率爾具復不宜所  
懷

公與楊按臺淇園

敬啓敝邑袁學諭德顯者用舉人署者也曩老公祖以  
直指報命時業蒙收之薦剡一經品題久已稱師儒矣  
今其滿考給由例得聽哀斧為殿最切惟此諭雖未有  
奇節殊蹟足以震耀庠序而其性資固醇厚學術固瞻

博師範素優士心共嚮生輩子姓咸在游從耳而目之  
不啻習矣仰惟老公祖文宗教主衡鑑自定第望俯憐  
鄉書致身之難更念寒官砥職之不易曲垂賁飾終賜  
陶鑄使從此藉靈梯榮樹尺寸報剪拂是古大臣造就  
矜憐之盛心而生輩通邑薦紳之光也士林幸甚聯牘  
希恩極知干冒臨發皇恐

與朱憲副午臺

山中閱除目則公已建節河東矣仕途誇此道仙道也

而不肖又頗聞晉中大都寒瘠即食味不敢望江南百之一果爾公一切供具可且堅忍茹淡薄為此方作福耳公官尊體崇一笑顰諸下吏以為榮辱憂喜者幸以博大寬緩為政使下吏之愛上官甚於上官之護持下吏可也諸生解中式丙午丁未間在敝邑讀書不肖親與講藝而兒輩與會考作文此生離家負笈埋頭苦志真非悠悠者可及今其歸候秋戰輒令以所業請益門牆惟推恩破格特與評論賜以指南用為遙臆至望不

肖第度瑣闥監視定當借重恐此輩亦須避嫌顧六月  
以前或不妨臨見點鐵成金在公鼓舞矣因風附此諸  
不言盡容嗣展惟亮

與王右轄玉沙

徂臘談龍安領符竹上事爰郵一檄通契濶計徹覽矣  
入春無何荏苒朱夏遙想錦江玉壘之間藩宣大業曷  
奕無兩建牙秉鉞為人主扞西南半壁真旦晚事也茲  
華斷事孚曾者亦不肖密親也本名家子醞藉修謹不

忝雞羣獨鶴此行獲奔走鈴下度老公祖定能推恩廻  
盼遇以異等惟是官冗格卑臺察如雲或不皆青眼所  
賴老公祖母惜齒頰普為噓潤二天可恃何蜀道難哉  
疊請皇恐不腆展遠悵并希命主者幸甚

答何世兄

比者忽而聞老師上仙之耗不肖驚魂欲絕失聲而長  
號曰天乎吾師遽至此乎前是維揚呂逸人者以老師  
書來不肖敬問起居無恙逸人為言老師神甚王肌甚

固少壯人不及也問諸公大哥斑斑擅文藻美聲譽不  
減河東三鳳不肖南嚮手額吾師百歲其遂見三鳳一  
日而儀於廷哉秋榜四馳亟物色中州賢書舛然不無  
遺珠棄璧之恨久之乃有告山頽木壞者矣吁嗟老師  
身為帝者師不克究厥施於爰立而林泉之日月又不  
躋於上壽岳降星孕其何為耶門牆舊士繁多時干  
里關河逡巡未發而吾二哥遠使相辱曰是惟先君子  
遺意永言恩義能無痛心感慟而已嗟嗟吾師已矣不

可復作矣流覽所惠二刻本末純備經緯具足真吾師  
為不亡而大復先生代興也區區之愚猶願一意本業  
光踵大科而後肆力於古文詞可乎以慰吾師幽遐而  
順適吾師母太夫人晚暮無大此耳若家庭門戶非意  
不情之來斯其細小然適足以為吾繕性練材之助也  
何如損貺謹拜稽手不腆以謝遺體良重慎愛千萬容  
專上不次

答邊憲副南亭



頃者老公祖自霸上移鎮新城所部益薄邊位望亦  
益重先聲制敵長策殿邦安肩背以安腹心恃力不細  
小須日月立起勲名晉而秉節鉞開大府真眉睫間事  
耳蓋宣府中丞之自薊門遷而亦實自吾江左遷也有  
成例矣矧昔淹今利非獨官評良亦天道然乎不肖弟  
恨隔二天幸專一壑布帆蠟屐詩卷棋枰儘容送老所  
念把臂何年譚心何地興言惆悵遠承芳訊載拜損貺  
便堪持付酒家召村老對籬菊擘蟹行觴為懽樂休官

人不妨頻醉也何如謹因使者聲謝并寓不腆展積愫  
所希垂察軍城早寒折衝心勞惟慎愛

答陳太府

鄉者不肖墮風波中而門下指天日為雪之知己之感  
與歲俱深矣門下用望郎守畿郡而忽亦有齟齬者不  
問而知以才名遭忌命也然南移而得海邦雄鎮屹然  
即朝有公道可知計樓船當過梁溪每與周孝廉引領  
福星計得遮謁而仙帆夜渡關門紫氣瞻望空勞我情

如何承損貺伏拜明貺仰見至懷不相遺棄使人銘感  
使行甚遽率然布復俟徐樂清之官當專啓寓候猝不  
宣盡

答胡少府

公自師席領郡符為遠於春明矣扶馮雄鎮國家所倚  
為右臂者而又當積祿之餘拊循勞來上所以托重恃  
力實於公乎在公用文學飾吏治政成譽起晉而耀郎  
署肩弘鉅勲名何可量政須努力此一番耳不肖孤根

朽株為聖朝棄物公安所得長者之言誤相吻沫雖然  
吾鄉好山水不肖頗健飯善酒布帆蠟屐徜徉其間以  
閱世送老何不可也吾終不以此易彼矣尊公還辱貽  
書寄訊且割月俸佐我游資公離廣文亡何輒此厚損  
使人慙感因風寓空牘聲謝殊不宣盡臨筆神去

答王宜興咸所

荆溪梁溪相望百里而遙而不肖情也尚未克一謁堂  
皇修起居之恭耿耿而已側聞慈君為政鯁鯁民瘼不

難履畝而丈為元元謀萬年之安暑雨秋霜躬行阡陌  
良亦勞只窮閭歌德隣壤嚮風殆有以也辱以逼除割  
資錢佐椒觴春風天來滿門鼓舞謹對使者下拜且額  
手謝樞趨有待九頓為期

答趙常熟太室

拱讀二賦雲霞珠玉錯落震駭子虛上林不得獨步漢  
庭矣若乃深心極思惟往哲是型惟民恫是惜此尤風  
人之絕調而作者之本指也詎惟稱大夫才而已哉權

興一割老父母精神政術實在此書何言海虞雖以拊循宇內可也拜教之辱惟有嘆服并謝不次

公啓樊二府

昨諸生中有傳老公祖台旨以謂趙父母管徵廿六七兩年南項錢糧分數絕少今甄別在邇例得參處者不肖輩竊見趙父母在事於國賦未嘗一日弁髦祇緣年來旱澇多有或其調停於南北輕重緩急之間儘力全完北項而過寬於南項以少蘇民力耳而今春澇災益

又甚是兩年者實奉撫臺明文停徵故其遷而去也脫  
然無後虞即不意以累老公祖持籍握算而無以應也  
夫急公大義也催科首務也部院按數而責逋按例而  
科罰督促嚴切自其政體惟是趙父母以老公祖為天  
而百姓且以老公祖為命今日之事亦惟老公祖為政  
不能無望於鼎力一擔當者所懇曲意包荒婉文置對  
一面不妨摘催以塞上指庶當事者有所藉手定從寬  
假而賢令保其終譽元元慰其去思謳德誦義曷有窮

已不肖輩不勝區區敢以父老子弟皇皇之意請

公啓梁理刑

謹啓敝邑尉許父母智生等耳而目之凡二年於茲矣  
兢兢守其職不有纖芥之過生等甚愛重之頃蒙嵯臺  
責戒間所督過在多支朝覲公費及尅減火夫工食夫  
覲費有無多支非生等所知竊意庫金銖兩並有主者  
尉故解事安敢越例而索也即索誰其與之若火夫工  
食頗有說工食原取諸門稅門稅向多冒免尉一切清



出是其能也乃冒免家無所匿弊益相挨不肖輸稅而  
工食遂不獲以時給火夫與冒免家交怨而謗行矣尉  
其何辜乎然此已事也江臺旦暮且按臨已破之甑將  
無再辱夫邑有良尉而使為法受惡又庭辱無已非尉  
之恥而生等薦紳之恥也仰惟老公祖至明至仁靡所  
不覆露生等乃敢以合城父老之意力為請命所望矜  
憐昭雪曲許自新尉幸甚生等幸甚有如尉果得罪於  
民者嵯臺之惡猶吾惡也而生等以私庇之其若公論

何願言博咨特垂清聽率瀆不次

與邊南亭

客蘓荷芳訊倉猝聲謝薊門三千里恨不克奮羽立階  
祀効起居之恭耳江鄉借餘春棠陰賁然士人賡衰衣  
稚子拭竹馬吾君何當下五雲擁節鉞來乎蓋咨咨謳  
慕之焉礦稅遽反汗廟堂能回天否老公祖守在尺五  
何以為畿民計茲寶坻汪尉國賓者弟佐銓時筆史也  
弟得告又嘗護弟還里門頃聞以承奉稅璫為直指所

督過嗟嗟此輩聲勢熏灼不啻虎狼而責小吏嶽嶽折其角乎譬以莛撞鐘亦何幸之有矧此似出萋菲非實有是事者伏惟老公祖憐才恤小如天之覆尉業不勝頂戴惟是直指且報命假令送部考冊一字小劣墮入深坑矣屋之烏梁之蟻敢望推恩保持予以優考卒茲浮圖弟良亦有榮藉乎哉謹因筠塘恤部郵上片牘千萬留意臨文皇恐祇餘瞻戀

答陳大司農老師

歲中得老師書長跼捧讀恩義滿楮竊惟門生不肖以  
老師當國而不幸早廢不獲奉塵綴武以觀勲業之盛  
此門生之不幸也惟老師經綸大手何所不運量而獨  
丁此不可為之時而莅此不可為之官似亦老師之不  
逢也頃者有報有緣開例言者門生不以恚而以喜吾  
師用此弛擔榮矣俄而諭旨罷礦稅留兩大臣門生愈  
益喜吾師用此終事上又榮矣乃寬政遽反汗部疏三  
諍不報而老師尚亦堅卧門生於是且恚且喜恚者嘆

回天之難而喜者喜吾師猶及用此弛擔而榮也夫礦  
稅之禍易見也而釀之在主上邊餉不時發苟旦夕無  
禍耳而責乃在主計門生故謂弛擔榮也老師憂國而  
忘其身門生憂天而忘老師爰輸瀝肝膽以進所希矜  
其忠而恕其狂幸幸疏刻委序敢不唯命俟黽勉執役  
呈政清源潯陽二關皆隆遣而皆以屬門生舊游非推  
師恩曷克臻此顧此二子並克自樹立知不負推擇也  
并望始終造就唯門生亦有榮藉乎手勤不具陳

又

誦手諭仰見老師無一日不思起溝中瘠而青黃之也  
顧彼虎視者不眈眈乎愛我哉其中沮者耶然以門生  
之不肖而廟堂猶過聽老師而毋忘門生也門生之榮  
榮於青黃矣謹百頓首以謝

與堵江山太冲

丈令巖邑歲滿而政成英聲流聞蔚乎茂矣上不能廢  
臺諫不置安能按徵書使不時下文之用尤異褒然舉

賢良首驛而召也其在眉睫間哉弟不肖托在雅故跂而俟之以為吾林莽光茲縣父母許尉兢兢在官不私人一錢而不幸出江頭敢寓一牘往尉兢兢在官不私人一錢而不幸中讒去傷哉貧也至不能挈妻子吾儕搢紳稍佐之費始克成行闕路迢迢既阻且艱如天之福可以干澤丈仁人也以桑梓之故給少夫與之出境不令立僵道傍不俟弟言之畢矣率此惟憐察萬萬不它及

與劉兵部楚磐

往吾劉氏外表以里門一健兒而親家降貴而飲食之  
又破戒例給劄使執以梯榮地所以為不肖推恩踰其  
分矣而吾劉氏甥家報歸數言親家禮遇之殊等即頃  
者援納遭駁至盡力為分明以漸有挽回不肖聞而感頌  
可知也而會徐氏鼎祚亦去而游太學乃敢奉數行謝  
德意遂令藉手長者之子資稟素開敏不至溺紈袴習  
而以孤童久奪志家累鮮專一之效茲游似銳然將有  
所肆力親家藝林指南也無惜提其耳何如兵食調停



犁然石畫日奉教乃知事雖紛絲穀亂靡所不可定而  
異日艱鉅之貽必有屬國家無憂乏才矣并不次

答費太學

鉛錫相望千里而遙風馬牛不相及也公子徒以莆田  
鄭初知菰蘆中有不肖又因吾吳博士習不肖里閭間  
事過而辱賜書請所為不朽其母夫人者公子孝浮於  
刻木而義篤於命駕矣不肖既受命退而流覽諸刻集  
連璧大珠光采陸離紛不可摸捉不肖椎魯不能定公子

文竊念公子年少耳乃其撰著業裒然滿家有如一日  
致身青雲纘戎繩武絲綸世業於是乎在不肖庶幾從  
林莽間睹之所委屬審他役倉卒未能俟杪秋當勉為  
立傳付博士所使以時郵寄不煩再使也聞尊公棲東  
山甚怡悅不肖用職事嘗奉教武林瞻慕至今希為道  
拳拳函貺敬拜不腆藉手侑報牘何當覲光儀春樹暮  
雲行勞夢思矣

答張明府

西蜀徵殿材連歲不得休頃困軍興甫平耳此之為難  
視他省亡慮百倍而文屈為縣無一事不煩擘畫懸知  
誠與才合調停劑量綽有妙用慶民沐浴膏澤中人歌  
戶祝可以想見比及書最褒命且下朝廷惟疆圉是虞  
決不當負勞臣也不肖位過其望歸來家山與鄉里衣  
冠嘯傲烟霞間儘足自愉快尚安得復作春明舊夢誦  
手翰長者之言也慙感而已楊憲副得數相聞否神明  
茂宰何上官不愛重而須根抵為遠貺敬拜土種各種

以志德意四幣非所敢承也惟亮在率然附謝詞不宣  
懷

答楊侍御意白

不肖閒居惟此一時也利臣四馳山童澤涸宇內怨聲  
若沸而猶俛首帖尾無敢遽動者直指之使提綱飭紀  
建威銷萌有所以彈壓於上也雖然長此安窮不虞一  
朝土裂乎公今三巡矣得代且當還臺天聽甚高何以  
挽回更彼絃轍不肖業絕意人間世甘老田間惟是匡

王定國開弘濟之業吾知已能為之不啻吾身為之也  
公其努力霜函遠陸想見懷人之切飡錢分餉毋乃太  
損便堪買山何論置酒敬謝謝輜車道錫青林一顧能  
如約乎望之望之

答高戶曹衷白

公為關業已得代商民口碑翔播四遠山中聞之慰喜  
可知公還朝且綰篆正郎位領劇司方今筦庫如磬懸  
邊人待哺以日為歲詎不至危急而當事者過而求宿

逋不已推骨及髓邦本獨不當念耶公今之賢者也卓識深慮籌之熟矣國與民之間願言調劑以幸蒼赤北征尚暑慎葆為期

答楊侍御意白

公還臺後微聞繡斧且按中州矣忽而見按遼之命遼自征倭困徵發光景凋敝定非曩昔比而益以採權惟恐其不盡更山林嘯聚幾成大事非公調停彈壓扞此疆圉不因而失陷者幾希舊臺事何久不成勘此又一

難題也雖然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何所不可耳使來自東方逖哉勞人所損貺敬拜以奉賓客對使額手謝以法臺清嚴即一縷不敢將報也公亮在籌邊勞苦為祝慎愛

答劉侍御在田

林中人竊見山澤多隱淪而又聞宮掖多隱憂入而諷諭出而消弭以為國家奠萬年之安政臺省事也公其盡力不肖慵心傲骨自茲恩故亦惟是社揄壠樹以娛

晚暮公入都無何遽而書及之且佐以損貺誦公之詩  
把公之觴坐上客滿尊中不空夫復何求哉謹額手謝  
因風布狀惟公慈亮

又答劉在田

公性薄浮榮學臻空有此是山中十年大領悟所名大  
知識者然而拔薤鋤莠以沃善根植危蘇困以培善果  
住世度世愈益大功德政不必枯守蒲團為清涼福地  
也不肖欲界安身囂塵滿目詩文之障酒肉之緣種種



業案獨以春明舊路夢斷心灰除却煩惱轉生歡喜聊足供知己一笑耳公其謂我何法署清嚴書貺再辱恍若把臂傾鬱輒茲再寓空牘以謝公幸察

答金計曹我平

清源分署故是好差遣今中使橫擢人行旅絕希道路以目蓋昔人有其利而公當其病昔人享其易而公遭其難民之脂膏國之血脈有大可憂者至而鬱悒不自怡傳所稱恫鰥乃身非耶顧勞臣智士長算遠慮往往

不在彼而在此斯其說在易之損不得顧身名而為一  
肩負也寒天異域勉旃加餐

答陳中丞毓台

初明公仗節鉞鎮滇不無虞緬也今帖席卧矣即驅緬  
不無虞餉今所在露積矣天下見數年來滇之無事也以  
為明公拮据卒瘞大有造於滇而不肖以謂何啻滇也  
蓋大有造于天下夫倭自外瑕者也噉與播則內釁也  
當局者舉事一不當而疲海內之兵力而始就平帑藏

悉空賦斂益急池魚林木所從來矣明公不愛其精神  
謀略以策滇不恤譏讒以扞滇而其福澤至被區宇勲  
伐著社稷古大臣實心為國家固如此雖十年不入朝  
不肖竊見先朝周楊兩文襄項襄毅諸名公皆暴露行  
間勞苦而功高久乃晉秉樞筦登相位今日上所以用  
明公與明公所以報上正不在外內淹驟間也何如遠  
書從天蘿薜改色禽魚弄影損貶下拜佐賓客資歸鴻  
取報迫倉皇寓空楫以謝一日明公奉驛召入朝旌旄

道我梁溪不肖遮謁軍前九頓矣

答堵大令太冲

弟廢棄之餘甘老丘壑絕不作春明舊夢而頃李通政  
者辯疏中復蒙波及夫鴻飛冥冥弋人猶篡之耶世棄  
君平政不知君平亦已棄世矣丈綰綬六年飲冰一日  
循良之績直與江郎三石同其崔嵬雖然百尺竿頭尤  
望彈力以需內召星變示異其占叵測而家鄉四月不  
雨二麥未芽米價頓騰盜賊多有兼之催科猛於火貧

富交困官民俱病不審來春景象又當何若辱損書貺  
率謝漫及不覺縷縷積愍容特展臨楮增懷

答杜臬副見田

不肖居則惟國家不惜百萬兵力以救朝鮮而朝鮮卒  
賴以存也顧此一役也行間徼外為居中而制勝者吾  
相知中凡三人焉比於三傑矣然岷麓以身徇滄嶼以  
官徇而公獨收完效晉崇秩身名俱榮主上尊寵之若  
金湯然士立功名詎不以時哉薊門度可二年烽燧不

警羽書閒閒鞏肩背以鞏腹心攘外安內功在廟社意  
節鉞又旦夕昇矣不肖被放久業絕意人間世恃公等  
在事建威銷萌培太平之基林中人穩卧烟霞豈不沾  
賜遠使垂訊深悉存注滄錢分餉母乃太損下拜知感  
五雲極目占謝心飛

答章湖口繼楓

公初上即不肯為中使屈稍以相忤便飄然欲解印去  
士民挽留上官敦諭而猶未出也茲辱翰示承已勉出

公品高格古又大賢之後士大夫所心重初政有此舉  
動風節凜凜自今第加一段耐煩工夫遇事掣肘處略  
可調停劑量無必以去為高也蓋去之意不可無而去  
之言不可恒有恒以去為言慮猾胥奸民窺見意指或  
相緣為弊以玩我又或相構為釁以激我而我墮其殼  
志未必行而身罹其累矣公無欲人也無欲自能燭奸  
自能遠累為四封赤子吮沫一番而數言歸乎不揣獻  
其愚忠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率復不次

答范方伯晞陽

伏自通籍以來而吾兩人者盍簪聯袂不四三指屈也  
同桑梓又同游曲江詎鮮宿緣而曠焉若參辰乎念之  
悵然芸翰從天啟函迴環讀恍疑暫面追惟曩者幸與  
曙臺年兄共事恨不獲一日而登翁丈九列以表儀都  
人士其後事多所掣肘而弟亦荷恩放是天猶未欲顯  
暴真儒之用於世耶嘉帙三種學術世風醒迷救溺謹  
拜明教賦刻遂揜揚馬何得擅此寧馨艷慕不可言敢



問阿翁仲固兼才游戲而為之奈何不令專一本業而分心馳騫為也猥恃世講言布朴愚不知其陋臨筆瞻邇

答尹中丞春寰

頃弟所舉士袁參知之南因寓一牘往蓋別不四三日而翰使從天下矣良用寬慰惟浙地大物豐蠱蝕其間而邇時中使驛騷虎而翼蠶而食椎剝滋甚節鉞大府所左提右挈以撫循元元亦惟此郡邑吏耳假令吏治

循襲巧者規厚利强者博名高元氣益削大命且感雖有能者其胡以救之翁丈不勝憤積方下車極力澄清風猷所樹百城凜凜奉法爭自被濯以避嚴譴吳越首藩百萬生靈實恃有寧宇口碑流傳無論衿紳氓庶如出一辭弟山林人間之絕真非苟為諛也願竟鴻烈以須樞衡之召率謝并祝崇護為期

答顧大令

歲且逼除忽得函翰啓而誦之言言皆肝鬲也比於促

勝矣以公之才實能用文學飭吏治者甲第人徒有其  
表耳今伸紙奮筆含英吐華如公幾人哉嫉而讒固宜  
然而居才大難遇此輩人尤難彼自不能而吾示之能  
彼以吾為有心炫之也則難吾能而示之不能彼以吾  
為有心避之也則難無獨大篇高詠即一牘一文者為  
人激賞俗吏側目矣雖然孟氏言之矣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吾不期於耀采不期於剝采物來無窮吾第以  
真實心應之有所見解吾不能縮舌有所施設吾不能

縮手期於盡吾所當為者而止吾不知其甲第少年人也非甲第少年人也期於盡吾禮而止久之定相孚信相倚藉昔之嫉而讒者轉而愛以譽矣何如率謝并布愚忠不悉

答劉憲副應沙

唐人詩云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情人景物千古一日矣不肖長伏丘壑往往作濠濮間想睠言知己實奉璽書巡行其土而不克攝野人衣冠望法臺

親未光雲天莽蒼江流限之我勞如何歲聿云暮忽此  
芳訊遙惟建節使君弭盜行河救荒問疾驅馳良苦雖  
國家腹心之患陵園根本之憂賴以銷萌因之鞏固然  
而風雨積露之瘁其形機牙竊會之煩其心玉體來瘡  
頭須為白固其理也幸已太康率謝并復臨筆心馳

答屠禮部赤水

別來忽復六七年俗子守一丘不能躡一兩屐訪諸名  
勝因求先生於烟霞竹樹之間追惟少年時通籍定交

相驩若兄弟今便如隔世那得不相思昱上人來得手書  
數行不啻雨花從空中下者誦之知道旆將從廣陵渡  
江道梁溪幸一會弟而以阻冰却度海東還也何緣之  
慳一聚首而造物限之悵望如何上人歸附此奉復容  
嗣布

與王憲副慎軒

舟中夜別裴葛屢更山林人望西南天法星熒熒焉知  
鴻名駿伐劍閣齊高矣周百里幸而晚成不負大知已

憐才至心也乃弟不獨以其成名喜而尤以其官使局  
喜此意想吾二人同之茲新寧吳簿本慈亦晉陵人郡  
幕遷此官其才識暢朗似不肯為俗吏者惟是蜀道大  
難卑栖可念所希推恩覆露使有所恃以効奔走幸甚  
臨風落墨詞不宣懷

答朱學憲金岳

吳胥分袂倏踰兩暮嶺外別一天提衡馳校良苦追惟  
公守蘇則數病蘇士不飭又往往甚常熟士比竟以敗

具如公所虞縣官至勒停一科試守亦解職去禍已烈  
矣雖然令公在事士安瑕而噪即噪片言折其角可也  
度不至決裂如此則嘆鄉者民變不三日大定市不易  
務官不易常賴公救寧力耳民變而後徵公得民之深  
士噪而後并徵公遇士之善彼其士民謳思之回視別  
時轉篤厥有以也損貺暨二錄函自萬里下拜知感媿  
靡所報臨楮心飛

答楊督學意白



語有之經師易耳人師難也公祖以簡重質朴恂恂如書生時所稱人師不虛耳已覽所頒學政一切崇尚本實屏黜浮薄若乃歲課月程真循循之誘哉士習自海虞一處分後漸似檢束大都愛士自盛德事愛而曲護其短以釀成其驕橫亦當事者過也公祖第以公心平心提衡其上何束濕弛銜之虞乎願無深念屬者津頭一晤至勤車騎入城鄙心方跼蹐公祖猶娓娓言之是使我重不寧也娓娓率謝并復俟法從還留都當嗣上

不次

答趙司理如城

理官守三尺未有八年淹者有之自公始而晉留省參戎樞主恩不薄矣書來德意何獨勤迴環把誦憂天憫人言言激烈雖然此海內一大劫數也度伊周大聖賢另自有一段格心學術高皇帝功德無古威靈在天當不使金甌瓦解不肖已矣補衮弘濟行賴公等林中人其藉手穩烟霞卧矣損貺下拜空城寓謝詞不宣懷

答耿常熟藍陽

鐵笛子開口便奇崛皆千古詩人文人所不經道者使  
星斗亂墜神鬼號哭矣至興革一刻求瘼剔蠹抑又何  
詳密委宛自結於民之深也彼海虞一彈丸何幸士得  
仙令為絃歌民得神君為蓋載乎春湖水生當棹小舸  
叩堂皇顏色不宣

答陶大司成石簣

公謝雍席之召而安板輿之娛潛龍翔鳳海內想其聲

光慕其丰采真不媿居東山之鄉者即一日起而霖雨  
九垓羽儀百辟林中人分華割榮其未有量也長兒雅  
為公所許可而不幸舍我去是惟不肖儉於德豐於孽  
以及於是嗟乎已矣溫翰遠唁讀之老淚如迸泉轉增  
悲感雖然不敢不奉慰勉強自排遣也台蕩久已意往  
一番摧傷興便索然儻贏博成封濟勝不乏終圖畢此  
山緣并踐芳約耳雪涕占謝詞不宣心

答葉閣老臺山

日者舊輔新參一時並命朝野鼓舞想望太平矣而老先生尤所稱明公獨妙年者龍象之精神宇宙內事何所不擔負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敢為舍人誦之早已牘一箋謀遣次兒效燕雀賀而會厥子中痘逡巡不得發乃周季君歸自白門則儼然以函翰來矣登樞而問布衣古名相躬此盛節者幾人良用榮感方今時勢士大夫所責成相臣甚苛而相臣所以補拾劑量亦甚苦顧上明主也亦剛主也爭之煩見謂收譽爭之切

見謂沽直何益成敗上在位久於公卿臺諫多所厭薄而於執政恩數獨隆重尚不廢累朝之遺焉有如諸老聯翩入朝以至誠懇惻之意力請召對幸而垂許盟心造膝同詞合陳聖衷其必有感悟也決壅政撤利臣格天勲業定在此行林中人拭目觀其盛焉幣貺集刻俱下拜訖北嚮占謝極目五雲

與朱宮諭蘭岵

留都閣下桑梓地也而以宮扶領翰篆蓋無一日不書

繡哉梁溪相望不十舍而近而不肖屏林莽又病苦因  
仍不克奉尺一問木天故人耿耿可知已頃彭上林傳  
示東使一刻而余大司成亦以雅游編見貺珠璣玉映  
不啻窺見作者一斑矣白雲自怡高山在仰所希崇鑑  
神與書馳

答曾烏程蘭若

客自茗城來者具言榮任席未暖而巡行阡陌弔災問  
疾苦即古所稱已飢已溺不勑於此矣且其勸賑也獨

以歡而不以威慈君作用略見一斑即返視為豐何難  
乎枉墜箋翰賁以筐篚敢不下拜謹額手謝董氏婿猥  
托二天光庇百口范氏諸世講亦津津誦恩斯惟屋上  
烏終為環下雀耳并為志感不次

答王計部華崗

日丈所托王鴻臚寄弟書把誦知感華崧兄不得意於  
其身而得意於其子固當吾兩人濫一第矣而喫虧受  
枉處政自不少有如兩家子不若沈家子者不妨引例



問彼蒼何意也一笑遙聞燕齊大水而吾鄉顧旱旱而久  
使君數飛檄督吳逋詎乏香火情乎所諭謹唯命病脾  
守艾火推枕復此殊不盡丈慈亮

與紀明府

頃王茂才從禮來訪山中始知明府隨牒令蕭石福星  
熒熒瞻慕可知茂才蓋不肖乙酉浙闈所嘗校定者臨  
上榜而忍愛割捨意其後科必峻發而竟墮落遲局也  
才士之厄我實貽之顧其志貧而堅伏捱而不倦千里

門下倘肯推恩迴盼造就此老門生使與少年爭驅不肖實藉手塞咎幸甚聞其子童子嗣登弱冠亦有文亦不無望門下之拔而收之也瀆請不次

答劉兵憲應沙

鄉者王鴻臚還得報牘公自言所繇廢似本之錢轉運為崇者而其實不然也轉運為人疎而輕脫口語不檢點則有之若夫深機密械陰為弄以構人決無此伎倆也頗聞有它僚嘗借轉運名揭公於中丞中丞一日問

焉而轉運駭焉遂置不談公所疑殆是類乎總之已事  
只宜付之東流耳林居亦是有一段樂處公達人也想  
極夷曠極瀟洒不肖過來人也敢以此勞苦書到恍若  
暫面何當促膝一傾鬱積臨筆耿切

答張兵憲雲臺

自榮任後而翰使再辱不啻兩番晤對矣慰慰江盜之  
有窩此本論也犄角耳目務渚其窟甚善顧聞諸道路  
以盜之魁踞海外一山離內地可四三日程者不審果

然否厚下安集以建威而銷萌是在公等耳頃見邸報  
上需然詔罷礦而又不惜以稅之半佐將作則其盡罷  
也定亦有日英主舉動畢竟非臣庶所能窺聖德頓先  
太平有象林中人鼓舞呼萬歲詎在山氓途旅後乎維  
揚自昔稱繁華地乃瓊花簫月久已淒迷矣多謝至意  
茲興恐未易發也因風寓謝臨筆神往

與朱大司成平涵

客歲使者還潯中曾辱以手書來謂非我治諸生而諸

生治我耳讀之不覺絕倒夫惟諸生治我者而後成其  
為我治諸生也道宜遠乎哉教宜異乎哉茲邑子吳桂  
薦黃道弘並名家子也奉例趨館下卒業不肖實忝周  
親不敢不以一牘為根柢惟門下推恩流盼特垂造就  
幸幸率爾不次

與胡太守鏡陽

昨陳允部自武林來却言吾姚江師即且用播功駕而  
北候新除輦下也不肖不覺色喜以謂此誠貞士勞臣

展采揚聲之秋也顧徐而不能無疑凡叙功而得輦下  
候命者必其非自免而後可其自免者非即家拜不得  
起也不然則其奉部劄敦促詣闕者也不審此一叙公  
亦接有部劄中亦載有詣闕文字否出處大矣昔以棄  
屣今以彈冠若不得一劄藉手者幸毋輕出冒干進之  
嫌為少年所窺金石之交不敢不獻其愚以質於執事  
者惟高明財幸因風寄此不次

答林太守丹山

立秋日得丈書時暑政劇發函讀之所謂獎借弟與期  
許弟者甚過當弟不勝媿益之汗矣已展鯉湖冊子羣  
峰落翠九漈奔流颯然滿堂生寒若身到仙都從知己  
坐幽石看飛瀑大快意敢不拜賜奉為世寶國有大慶  
恩詔疊頒山澤搜英弓旌招士此宜首及建白註誤兩  
項人其次乃在負大才抱大屈而不幸挂計籍者則破  
格收焉丈其一人也弟具既薄分既踰於吾生溢矣他  
非所聞一花卉冊子吳友筆也不足當大方雄染并繡

達磨一幅聊以為報惟命之主記臨風勒謝詞不宣心  
答諸醴陵留方

不肖之以南宮捷急公等殆有甚於公等之自為急也  
雖然士亦在所自樹耳有如仕而為德於一方使其民  
尸而祝之勲名亦何可限量醴陵之行願無自菲薄清  
慎勤司民社者三字符也賤辰何足煩記憶而公於捧  
檄倥偬間猶割脩脯之餘相問遺敢不勉拜用佐湯餅  
光樽俎乃幣貺則非所宜濫也惟亮之率謝并復詞不



宣懷

答楊中丞滄嶼

翰使忽至亟啓函疾讀娓娓數百言迴環繹之惘歎甚  
摯叙致甚真不啻連床接席把臂而披腹也慰喜無以  
喻竊惟公提戈異域墨纒從戎此國家所未有之役而  
親督將士躬冒矢石幾生繫兩倭酋致之闕下此臣子  
所未有之伐乃天不欲厭禍淫雨為祟人不欲成美讒  
口為殃進以為退功以為罪嗟乎冤矣中山之篋何必

樂羊然哉林居閑邸報上業深雪公且拊髀思公而頃  
者九邊方汲汲多故微公誰可急使者即家畀節鉞為  
疆場扞為社稷衛斯其時也語不云乎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開虎門繪麟閣勲業炳炳照寰宇無復嘆髀裏肉  
生矣惟是不肖夢斷木天心安草野而去臘乃不幸天  
吾長兒生而劬於書自經史外往往從異縣搜異書繕  
寫繙閱參互考訂頗博洽舉子業亦頗雅正而一疾頓  
不起是不肖積有孽孽而神降之罰也天乎長者如此

少者更何望已矣百感俱集百念俱灰摧楚正新敢具  
以聞大貺以幣將又以參餌參固病子所急需者諸兒  
胡亦挂公胸次承亦遣惠使布楮墨公獨高於世誼也  
遂率之西望九頓謝聊展不腆以侑報牘非所為稱惟  
澄鑑幸幸情長紙蹙未悉所懷

與吳學士復所

不肖以虛薄濫殊遇積有歲年自惟林卧善病凡起居  
都闕如即大禮亦墮廢而公顧不惜枉車騎責我羅雀

之巷榮感可知已遙聞旌旄北指光華載途親知間歌  
驪折柳極衣冠餞送之盛而不肖方在繁憂中惆悵不  
前謹遣一介泥首津庭齋獻不腆聊附於行必以贐之  
義惟是儼然麾頓為幸聖度容言袞闕待補伏蒲焚草  
想聞風議雖然論事持大體不以細苛論人觀大節不  
以微暖斯老成所以主國是而迂腐所以贈知己也公  
其謂然否率爾不一

答孫大司馬月峰

林中見邸報知翁文以定亂事為言者所波及既以嘆大  
臣任事之難而中旨勉留甚溫倚毗甚切又以嘆明主  
任賢之篤然而恨道遠不克相與把臂一詢事理始末  
惟有耿耿弟近況蓋強自排遣改面對人耳豈其慕曠  
達而忘苦楚屢辱垂慰悲感而已率謝不次

答華商丘本素

鄭非彈丸宋蓋巖邑當事者為氓庶借才英聲四馳矣  
管內向困河患繼以秋霖慮妨稽事約已飭吏簡訟緩

刑以一身救百姓度茂宰饒為之願言努力高少師諸  
刻最不易致茲獲睹其大全大快事也沈少保社約大  
學八條目似都在此書吾輩之社於鄉而止於嚼酒噉  
飯而已讀此媿矣媿矣倘更有別刻毋論誰所撰不惜  
續惠是惟隴蜀之望倉卒占謝詞不宜盡

答施嶧縣

不肖自以年衰矣足力尚堪濟勝不以此時了名山緣  
更何待因以視次兒為名裹糧蠟屐直走白門遵江問

奇登樓禮佛值賤生則於牛首峰頭一麵自壽蓋生平  
大快事也凡半月餘而歸見使者得書如見大兄情事  
彌暢矣不肖寬慰可知聊此占復臨筆神馳

答周撫院懷魯

松陵津頭晤對還而台承奉芝牘俟我乎衡門矣伏惟  
牙纛移鎮真不啻天迴地轉吳氓戴香扶杖攀擁呼號  
聲震門闕不肖從旁耳而目之竊以為大府崇嚴體貌  
隔絕非誠心閭澤下徹骨髓胡以來赤子之慕若斯之

深也即令忌者睹茲景略亦當動心咋舌詫其希有悔其失言以方彼超拜登朝而閭閻了不相關者榮華不倍萬乎哉敢侈盛事以慰苦心飡錢割貺下拜慙汗倉皇布謝臨筆神往

答葉相公臺山

綸扉巖巖麗在霄漢老先生猶毋忘林莽棄物因張孝廉以書來某離席再拜啓函捧誦遙祇師言儼然袞冕矣榮幸無比竊惟老先生精忠亮節獨秉政幾當此之



時上病於壅閼下病於轡轡而苦心極慮一切代言批  
答傳布海宇亦惟是堅持國是力為振刷蓋社稷倚為  
磐石而簪紳望若砥柱久之亦委心而聽元老亦造膝  
而謨格天回天相業光華未有量也某不肖辟於敗轅  
之犢涸轍之鮒已矣不復作春明夢矣昔人有言舉世  
有一人知我我可以不恨夫以某之無用於世而相師  
嘗有意青黃之太宰公又齒牙及焉是兩也廟堂之上  
有兩大知己衰年病骨雖終老丘壑何恨之有敢仍因

孝廉以手牘報謝感激之私瞻依之悃殊不宣盡仰希  
台慈崇鑑吐握之身葆護為期

答陳戶部礪雲

午之冬而有亡兒之事其明年冬而有孽奴之事年衰  
運退咎積釁深以及於此命也乃今弱體亦竟病矣病  
得之瀉瀉五日而肌肉頓脫精神漸銷冉冉業六閱月  
雖食飲不大減而瘦損良自憐不審尚得還昔健否也  
稍可喜者兩孤孫皆已業文而大者儘已明習間有勁

節或天之閔逝者而不墜其後耳門牆雅故想亦樂聞之為破顏焉力疾不盡

答陳侍御中湛

西臺風紀獲藉網維入而簪筆出而持斧重矣而門下猶眷焉興懷踰三千里問林中人眠食無恙不肖又自嘆衰年祚薄形神銷滅已矣不復作春明夢矣孰其推轂而望彈冠乎區區之私第願大知已以赤忠回主心以正論扶國是扶疑通壅安危定傾使朝有太和之風



也公此轉或考語中見處烏生一事號為強力乎矧官  
在留都去舊轄不遠諸臺察諸司理聲息尚相及物論  
官評訪聞較易茲尤一便利事願決策早赴無有前卻  
祇虞猥庸循襲非一朝夕從今體統規模却宜另議詰  
慝剔蠹全賴神采似必於上事前後打出一番精神酌  
為款目呈明巡視衙門懇其特為嚴飭奉而行之乃可  
一新觀聽耳惟高明努力損貺敢不拜賜伏枕占謝空  
械皇恐

與顧憲副襟宇

曩游長安猶獲與丈數通聞問今雲萍萬里矣瞻慕可知林居閒寂每思風波起時忌者相與含血噴我而劉濟滄大諫獨昌言夫廉潔士也吾得諸吾霸州使君云昔賢蓋言之世但有一人知我我以不恨信公道如白日弟即長擯菰蘆中怡然安之矣幾謀因風寄訊一舒耿耿而今永平千戶王九思者還自征播來見弟告將回衛緣而寓此王穎人故將家子少嘗為小吏事弟

後以事隸尺籍然善技擊業用倭功得此官頃播事又  
獲功矣實櫻鋒犯難脫萬死易一生非比它人借資攘  
級者且其所收養家丁可三十人皆健勇足以相死故  
所向而克也文勲名位望日隆以峻計望建鉞開府眉  
睫間事耳倘推恩用此人備緩急令更得禦敵其必能  
出死力報府主無疑不揣以名聞惟賜財擇甚幸折衝  
良苦慎旃加愛

與馮吳江起衡

日獲望履綦高山之仰慰忭可知晤對時所談逋租諸  
貧氓絕不知何許人也偶緣其乞哀庭中不揣為傲恩  
幾以奉揚仁聞而慈君轉圜聽之立散之歸畊蓋不肖  
抵家可月餘客從松陵來有嘖嘖傳誦者而後有以知  
老父母之於芻蕘誤采也傾蓋不相疑榮幸無比會令  
叔督學公見過扶病占此聊以志感不煩批答

宗伯集卷六